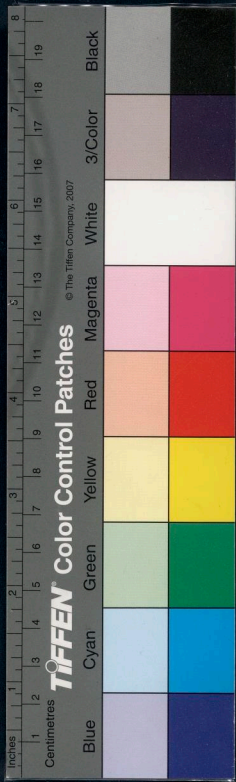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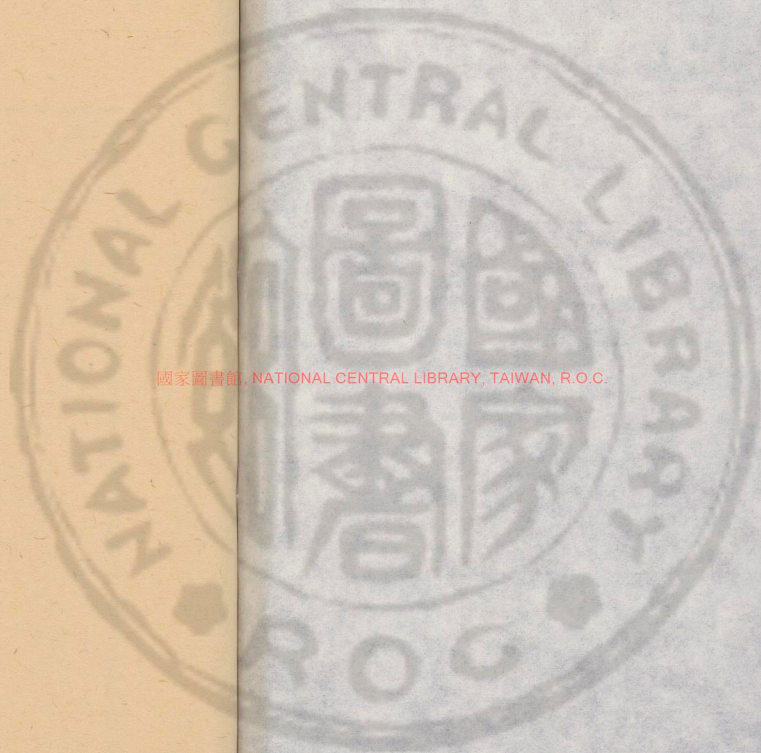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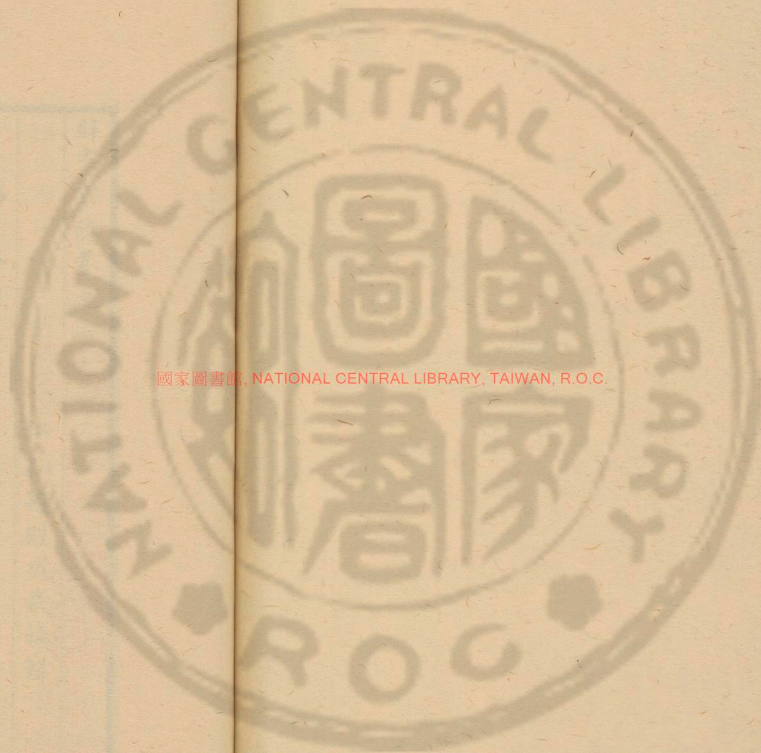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9.1858 v.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  
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  
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  
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於州縣州縣移易  
其書遂廢今之地里以水為主水者地之脈絡也郡  
縣蕃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別焉中國之水則江河  
淮濟為四瀆諸水所歸苟明乎此則天下可運於掌

禹貢分州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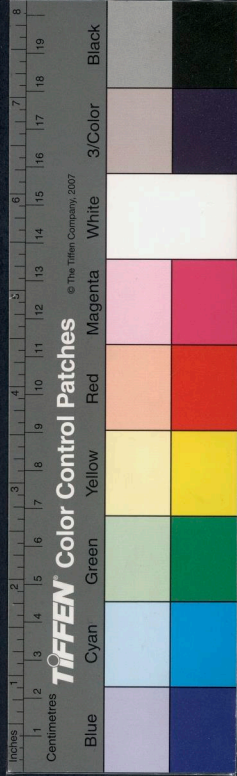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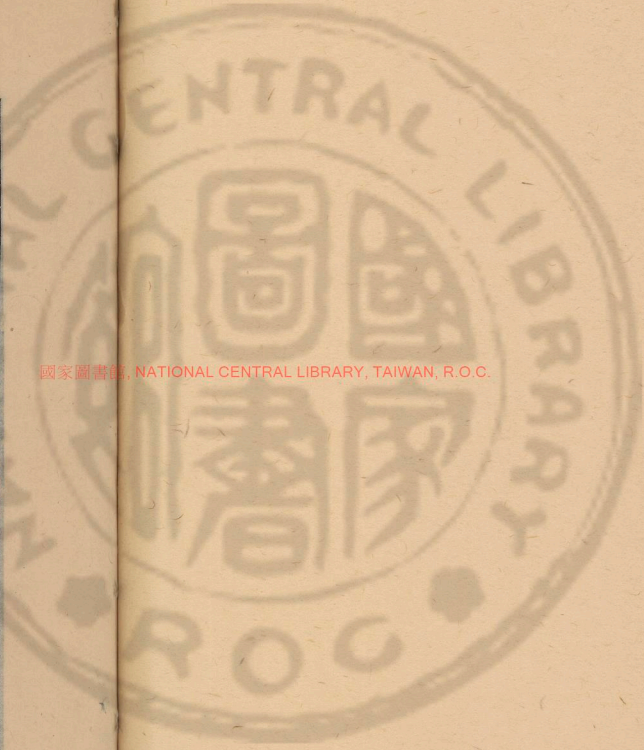
群書索隱卷之一



仁 和 趙 殿 成 武 韓 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康成通志  
地理畧序

背宿

二十八宿內背宿漢時洛下閭測尚有二度元測止五分今則直入參中不啻無分矣可見則經星亦有動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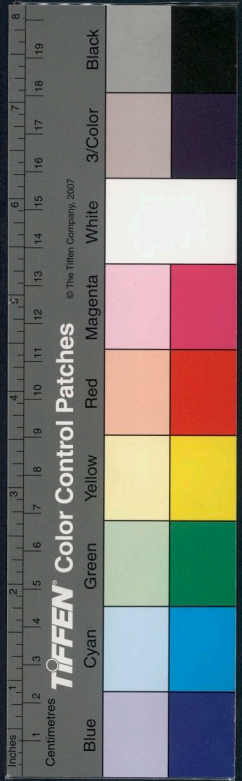
土圭

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通与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賈云彥謂潁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量之處古跡猶存

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鄭康成註云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之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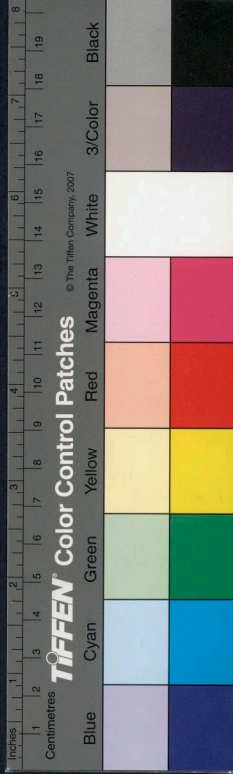


在景字下作注寫  
地形雖里有差策  
決無千里之內預  
異朝夕此說未是

賈公彥疏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  
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  
南則景短多暑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  
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  
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  
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  
之南而言也晝漏半立八尺之表北得尺四寸景  
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為近  
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據中表之  
北表而言也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為

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多風者  
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  
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為近東北晝漏半已得夕景  
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為中表之西  
表而言是地於日為近西也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  
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  
陰此經皆未得所求耳解洪範之義依五行傳風屬  
中央而屬東方今西方云多陰東方云多風者土為  
木妻木為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  
於畢俾滂沱故此東方多風西方多陰即雨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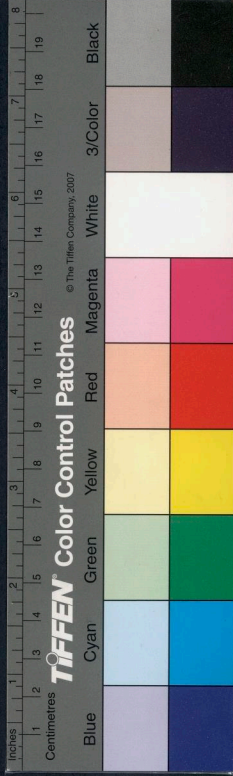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其說皆不甚明了李安溪先生曰日南則景短多暑謂從此中表而南之地當景短之時盛夏不堪若今廣南之夏時矣熱倍於他州蓋景短即夏至非短於尺有五寸之謂也曰北則景長多寒謂此中表而北之地當景長之時隆寒不堪若今塞外冬時凜凜亦倍蓋長即冬至非長於尺有五寸之謂也多風者謂從此中表而東之地則景夕之時多風蓋東地多水多水則多風多陰者謂從此中表而西之地則景朝之時多陰蓋西地多山多山則雲氣盛風起於夕故以景夕言之陰霜於朝故以景朝言之其說始為

明了余嘗得舊人朱評周禮一帙不知誰何所作其言土圭一則於樂李說相侖并錄於此其說曰東南西北四字與堯典之崑夷南交西朔方相類公以土圭測地深若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地中得矣自此而迤南極於交州之地立表效景在表南三寸故曰日南其氣候常熱暑短多暑也若自此而迤北至於鐵勒骨利幹之屬晝長夜短天如曛不暝蓋近日出沒之所氣候苦寒景長多寒也其東西以目驗之東方近海之區日景將沒往多風西方多山之地日景初出往多陰南北以寒暑言東西以朝夕言皆





所以見風氣之偏不可以為地中也南北之景以時  
言東西之景以地言而其理一也

羣妃御見

鄭升春曰  
鄭康成注周禮云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  
早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  
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  
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  
謫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  
朔與晦爾不知小晝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  
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

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  
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  
矣况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  
烝嘗為禮至縣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  
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為而謂聖世有此  
制乎按升菴所駁未免過甚而康成之說實未中理  
也

王導

黃東菴曰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  
聚之計陳頥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





致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屠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敦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汙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葬禮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禮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墓亦羞之矣。

楊升菴曰：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問耳。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關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顯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於敦而殺顯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與隗音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為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





我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  
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都  
鑿賁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  
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  
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  
臣之節不庸誅戮亦已幸矣

王陽明先生有記夢詩其序云正德庚辰八月廿八  
夕臥小閣忽夢晋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余且極言  
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  
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

復為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  
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  
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  
不可到金銀宮闕尚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願我宛  
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  
歷之辭畏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  
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覲神器導實陰主相緣黃  
舌不相為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  
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sup>仍</sup>為願命臣幾微隱約





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  
字能書紳開憲試抽晋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思  
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  
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瑩戒敦實氣沮竟殞身  
人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  
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晋室龍逢龔勝心  
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  
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冀土矣腐同沉淪郭景純夢  
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軌  
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

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  
托何思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紫斬柴  
布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晋室  
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携手登亭空洒淚王  
導真姦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  
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譚戲儻其為我一  
表揚萬世萬世萬世

世稱王導為良臣乃由三子之說而細察其行事實  
多可議非過為苛刻之論以眩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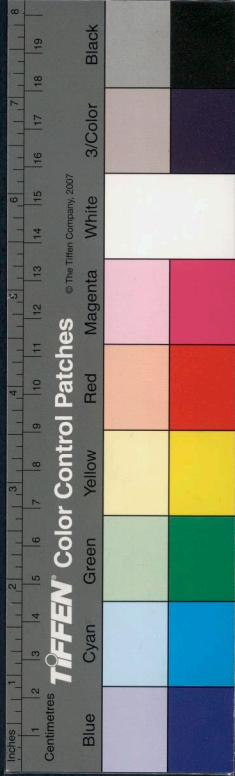
儒者拈擊釋氏不遺餘力然其理有未可非者彼其事之出於矯誣及其說之出於其徒者姑不論即吾黨所作載籍之中信而可徵者多有因採列於後

邵氏聞見錄云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者既投藥又夢寢堂門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為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

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為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迴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母當作某

云。

伯溫乃康節先生之子與司馬君實諸公遊而句紀其家事如此非誣偽可知則輪迴之說未可以為無也





李忠定公綱集中有書僧伽事一則曰世傳僧伽為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於傳說著於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駕於朝迎親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修供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肱齊走入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攜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固已嘆異得未曾有及辰巳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停光彩炫耀

鏤人精目凡一餉時若有掣之者珠自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者復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象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隱不現其楹楹間小鐸中亦各有珠垂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月晝燈燃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熠燿燦爛紛紛若可承攬至午未間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燾奉使徐禋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謂自昔顯公神變未有若之盛者其後肱齊具圖以聞有旨賜號摩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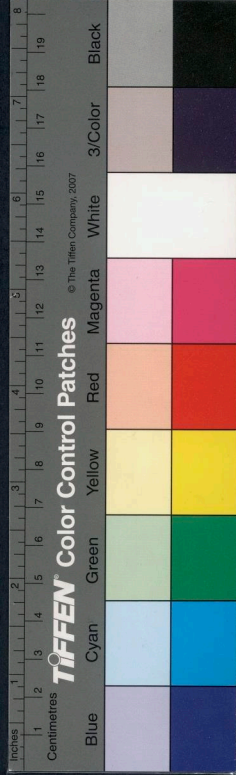




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於所見者八年東南大水泗  
上猶甚淮瀆泛溢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固水夜自  
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駭莫知所為方  
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以餌餅施之且告之言此  
何時而乃求化耶僧咲不荅袒去上服徑趨入水其  
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湮水道於是人力可施水  
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然無尺椽片  
片之遺積於壞門如累疊然始知是夜乞食者乃僧  
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下開扁則所施餅餌尚留鉢  
中此一事予得於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其夏京師

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江湖是時僧伽出現輦轂  
之下者凡三初見於感慈塔若揮扇然又見於天清  
塔又見於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為行道相都人  
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底寧有詔進封普慈  
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屢見萬目  
具瞻端然靈光佑我昌祚蓋謂此也予時自左史謫  
下去京師此一事兼得於見聞者惟普慈巨濟大士  
減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神之力與  
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其誓願宏  
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衆生有大因緣故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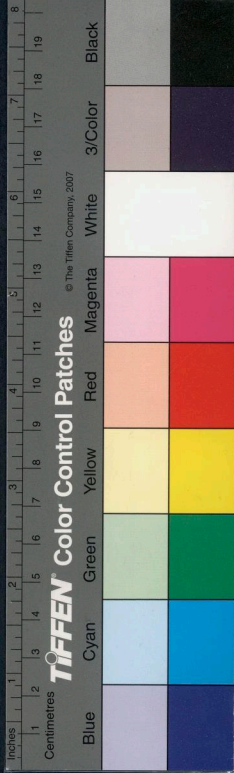


示現昭著昭若此世謂觀音化身而維摩詰所說經  
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  
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書所見聞者著於篇文  
不雕飾使深達實參修菩薩行者有所稽考凡與見  
聞皆發信心皈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昭武李綱沙陽寫軒書。

李忠定公朱紫陽為一世偉人者也而所記亦若  
此即謂其得於所聞者或出自訛傳而其得於所  
見者豈同夫詭說是則神通救度之事不可謂妄  
也

韋臯鸚鵡舍利塔記云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  
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竒蒼  
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  
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  
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  
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  
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  
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  
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  
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得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或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爨和雅音穆如笙箏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倅爾不憚已日而甚副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甚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泊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

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尔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身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可階至化者女蝸蛇軀以嗣帝中行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々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緝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鸚鵡一禽耳以念佛而致生舍利則狗子亦有佛性之說不可謂謬也

公孫弘

元城劉氏謂公孫弘姦婦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誅郭解是也此三事得大臣之體

山海經

胡應麟曰山海經載叔均方耕謹堯方捕魚長臂人兩操一魚豎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怪物為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頗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况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

又曰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傳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証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竒怪者悉為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今斷以為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

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為知言者

僻事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為對遂無一合者

婦人能兵事者

六朝洗氏唐長宮主符登毛后宋李全妻楊妙真交趾女將徵側徵貳五代賊帥白項鴉明石柱土司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良玉皆表見于文冊

蕭穎士

集異記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  
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勣發冢盜乃知二少  
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  
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為蕭八代  
祖書佐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嗟則集異所載誠有  
之而原化因附會以為神仙

越絕書

越絕書或以為子貢作或以為子胥作非也其本

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  
為誠譏惡為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年吳  
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尤為比肩記陳厥說畧其  
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履之以唐禹來  
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罵精露愚略以  
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  
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  
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  
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  
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按此是子胥原有此書後人





增益以成此書也故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自事  
類以曉後世又云官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紀其年代  
則曰更始之元紀其姓氏則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  
厥名有米覆以之庚又云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  
屈原與之同名楊升菴以為袁康吳平是矣夫始末  
姓名着在卷末人皆忽之閱數千年楊升菴始發明  
之曰獨何歎一

群書索隱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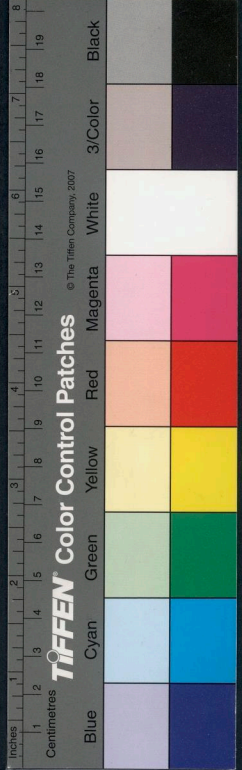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陣法  
伍兩伍伍

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  
貢賦此即陣法之所寓也夫五人為伍則隊伍成矣  
五伍為兩則小陣布矣自四兩為卒以上皆以五為  
數四角一中以大包小以中制隅前茅中權後勁左  
翼右翼無一不備矣後人五花陣法皆係於此

王逸少經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增益以成此書也故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自事  
類以曉後世又云官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紀其年代  
則曰更始之元紀其姓氏則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  
厥名有米覆以之庚又云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  
屈原與之同名楊升菴以為袁康吳平是矣夫始末  
姓名着在卷末人皆忽之閱數千年楊升菴始發明  
之曰獨何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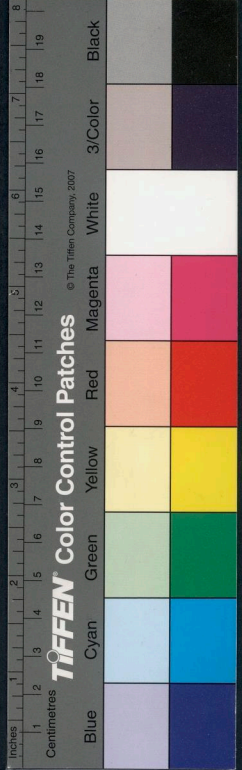
群書索隱卷之二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陣法  
伍兩伍伍

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  
貢賦此即陣法之所寓也夫五人為伍則隊伍成矣  
五伍為兩則小陣布矣自四兩為卒以上皆以五為  
數四角一中以大包小以中制隅前茅中權後勁左  
翼右翼無一不備矣後人五花陣法皆係於此

王逸少經濟





楊升菴曰王逸少之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異婚女嫁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

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大哉





管子云小白為人無小智而有體慮後漢書稱光武見小敵怯見大敵勇宋史稱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然則君相之體何事以察為明哉

曾操欲用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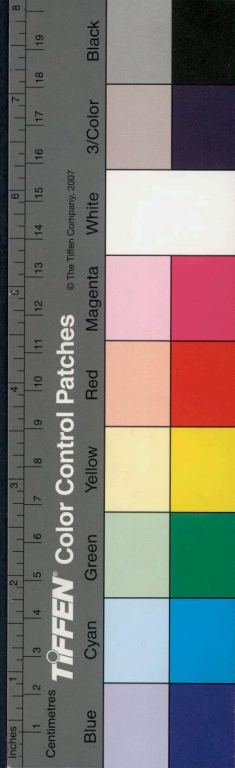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此事三國志不載操豈能容孔明高臥隆中實不知之耳厥後敗於赤壁困於漢中得毋自悔其羅致之疎哉

皇甫規

後漢書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遠皇甫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詎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東漢重名節如此

劉從諫

甘露之變宦豎得志天子不能制朝臣實有破象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





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計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僮戶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惘疑臣欲身詣關度面陳臧否恐并陷拏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而申<sub>加</sub>書聞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復違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稱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滌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寇

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惡<sub>車</sub>自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悼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堅瑕

管子曰攻堅則軻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

烏鼠同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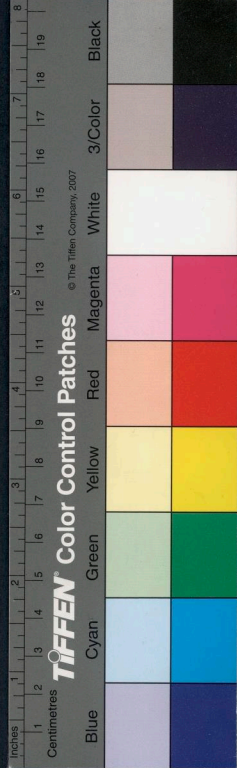




色灰白兩物同穴而處又禹貢合註鼠名鼯鼯與古  
 所傳鳥名鷓鴣名鼯者不一盖俗所沿也沈約宋書  
 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  
 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華草便有鳥鼠穴杜彥達曰  
 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故因以名山袁  
 小修書經考曰鳥鼠山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  
 角飛即厓穴、口有鼠狀如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  
 似鼯與鳥狎昵有類雌雄楊升菴云鳥鼠同穴今陝  
 西入實云有之岳修撰正成邊時親見之我朝宋  
 廉憲琬亦云目擊之乃蔡九峯書傳訾孔氏鳥鼠共

郭璞山海經注鳥鼠同穴之山今在隴西首陽縣西  
 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鼯鼠名曰鼯鼯如人家鼠  
 而短尾鼯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  
 而共鼯孔氏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  
 為牝牡也楊銜之伽蓋記云赤嶺不生草木其山有  
 鳥鼠同穴鳥雄鼠雌共為陰陽段國沙州記云寒嶺  
 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  
 亦如家鼠色如黃鴉無尾太康地記曰鳥鼠山穴入  
 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甘肅志云涼州之地有元鼠  
 鼠形狀似鼠尾若螻蛄有鳥曰本周兕其形似雀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雌雄同穴而處<sup>之</sup>為怪誕不經抑獨何歟

黃鳥

本草綱目云按山海經云黃鳥食之不妬楊夔止妬論云梁武帝却后性妬或言倉庚為膳療妬遂令如之妬果減半是誤以山海經所言黃鳥為今之黃鸞也按北山經軒轅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詠食之不妬其形既與鶯不相類其聲亦復不類判然二鳥安得混而為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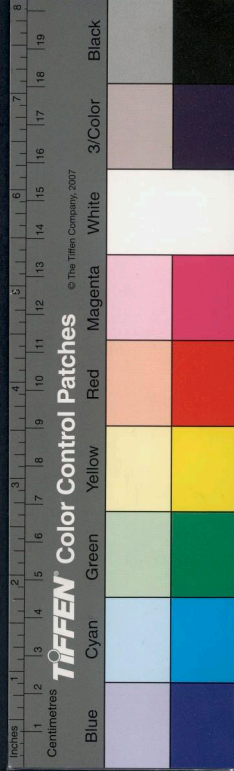
蕭望之

班孟堅稱蕭望之近古社稷臣東漢謂望之天資忌

刻輕丙吉劾韓延壽沮張敞不屑為郡國欲與宰相抗禮則犯上不安分使守吏買賣職私凡十萬三千曾是可謂社稷臣乎

蛇身牛首

趙雪航曰外紀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殊不知天地開闢自盤古之後有天地人三皇氏兄弟相繼而立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當此混茫之時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願乃有此怪異之貌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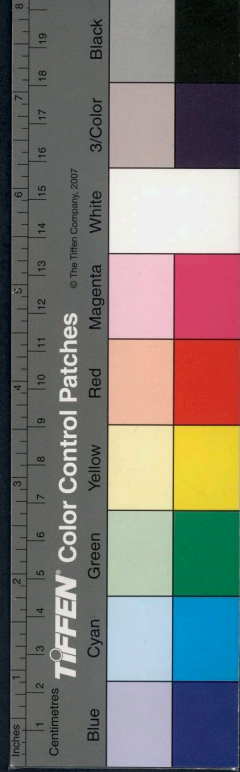
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遵其制度粟其命令也豈有  
蛇身牛首之怪異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此不足  
信也明矣丁南湖曰蛇身牛首之相田為子蓋模  
擬似云耳若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菑臯陶  
色如削瓜傳說體如植鱗自是也獨後世塑立義  
農守像乃真禽獸其形則汚辱先聖太甚矣

運糧

夢溪筆談凡行師用糧於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多  
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  
糧八餉一卒一衣可十八日米六斗八食之十八日盡若

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衣可二十六日  
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若  
盡給六日糧還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五  
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  
人餉一卒一衣可三十一日米石八斗前六日半  
給四日糧後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計復回  
止可進十六日後十六日半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六升  
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  
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  
放回運夫須有援卒緣運行死亡疾病運糧之法人  
人散稍減且以兩減之食準援卒所費運糧之法人  
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補天

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三二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此則瞭如指掌行軍者不可不知

趙雪航曰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補天以愚膚見不周山既云天柱必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不過一文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已豈能以頭觸其山而崩之又若女媧補天之說尤甚謬矣天有輕清之氣積於上去地之遙不知幾千萬丈也女媧雖君臨天下不過一婦人耳豈能飛身萬丈之高鍊石以補之乎且天乃一元之氣恢、浩、履疇無形垠從何處以補之耶此蓋列子寓言之妄與其斷釐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皆虛謬之辭觀者不可不察羅長源曰鍊石補天之說非真有是事也蓋是時共工傲亂天常肆殃下土女媧氏代庖義以立極戮共工以祛害以木德王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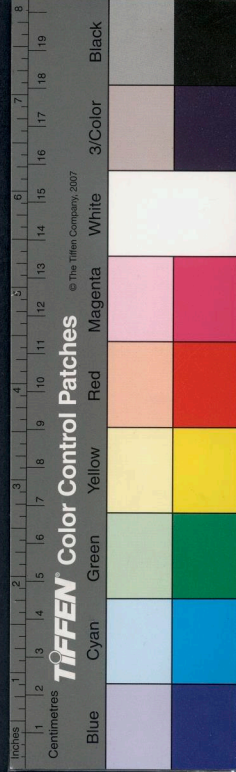
下本紀謂其功高而克三皇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則其復天常而奠地維其功大矣後人頌之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不然乾坤真可旋轉天日亦可浴乎

鯪魚

劉昫唐書韓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秋水有鯪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秋水呪之曰云云呪之夕有暴雨風雷起於湫中數日秋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鯪

患後人以韓公不敢遽加強弓毒矢而徙去之時又能幻作風雷遂疑惑以為神物及讀灑水燕談錄云咸平中陳文惠堯佐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於江邊為鱈魚食之公曰昔韓禮部以文投惡溪鱈魚為吏部遠徙今鱈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為之贊至今多傳之鱈大者數丈或玄或黃或蒼白色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睥目利齒見者駭之卵出山谷間大率為鱈者十二三其餘或為鼈或為鼉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筯鼻也宋史陳堯佐傳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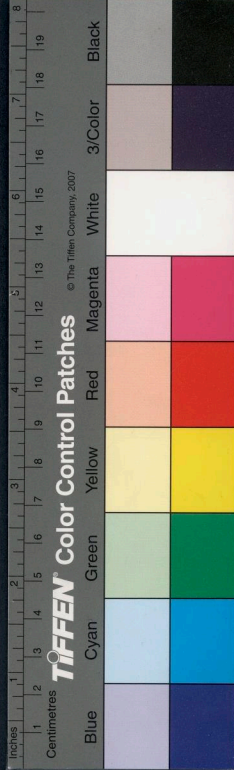




截其事云堯佐通判潮州民張子與其母濯於江鱔  
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  
舟操網往捕鱔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鱔弭受網作文  
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又嶺表物志云王齊直知  
潮州釣得一鱔魚其大如缸畫以為圖其形如鼉喙  
長半其身牙如鋸齒尾有三鉤極利遇鹿豕即以尾  
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鼈其為鱔不過一二按  
此則鱔魚自是一惡物然可釣可捕其非神物明矣  
韓公當日不能如文惠則之毅然誅戮而與之為三  
日七日之約則平生倔强之風未免於此少降

畫龍不成反類狗

後漢書孔僖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我所謂  
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劉敞曰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  
此誤以為畫龍野容叢書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  
避唐諱爾正如今狐德棻後周書引章法保語古人  
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今考後  
漢書馬援傳中所載畫虎不成原是虎字其餘傳中  
用虎字處甚多並未改易謂章懷太子避唐諱者非  
也即唐人諱虎字俱作獸字未有作龍字者其為誤  
書無疑然畫龍不成反類狗用此語亦覺新奇





戲婦

新安之俗每娶婦親戚競作戲調以作弄新婦謂之鬧房甚至褻褻脫履禮法全無其為敬敬俗深可痛恨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全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瀆不可忍論或盛以楚捷或擊足倒懸酒客融管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踈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御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

按此則其風晉時已有之矣任達不拘始於祖述老莊降而益下遂至肆無忌憚遺風餘穢歷千百載而猶存八達諸君真名教之罪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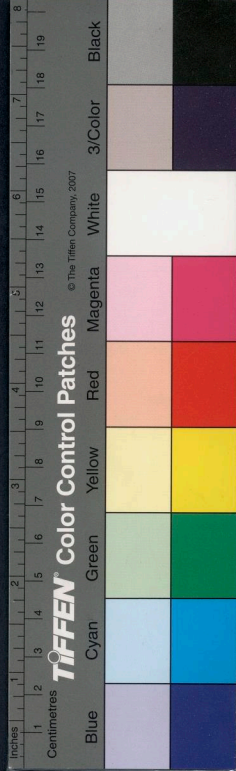
世稱王所<sup>梅文</sup><sub>世</sub>治<sup>向</sup>白<sup>向</sup>雪<sup>向</sup>帝<sup>向</sup>未<sup>向</sup>也<sup>向</sup>和<sup>向</sup>美<sup>向</sup>事<sup>向</sup>且<sup>向</sup>而<sup>向</sup>百<sup>向</sup>此<sup>向</sup>行<sup>向</sup>上<sup>向</sup>滿<sup>向</sup>以<sup>向</sup>為<sup>向</sup>狀<sup>向</sup>元<sup>向</sup>宰<sup>向</sup>相<sup>向</sup>之<sup>向</sup>兆<sup>向</sup>  
便見于此王荆之梅花詩云不<sup>向</sup>調<sup>向</sup>香<sup>向</sup>且<sup>向</sup>美<sup>向</sup>貪<sup>向</sup>結<sup>向</sup>子<sup>向</sup>直<sup>向</sup>須<sup>向</sup>留<sup>向</sup>取<sup>向</sup>年<sup>向</sup>  
芳李麗湖以此句亦此公相業也張安州梅花詩亦云此句亦此  
詩有之矣論表去下更<sup>向</sup>公<sup>向</sup>之<sup>向</sup>句<sup>向</sup>而<sup>向</sup>不<sup>向</sup>不<sup>向</sup>駭<sup>向</sup>何<sup>向</sup>之<sup>向</sup>也

戲婦詩每去梅文世治白雪帝未也向和事且而百此行上滿以為狀元宰相之兆  
世稱王所治白雪帝未也向和事且而百此行上滿以為狀元宰相之兆  
便見于此王荆之梅花詩云不調香且美貪結子直須留取年  
芳李麗湖以此句亦此公相業也張安州梅花詩亦云此句亦此  
詩有之矣論表去下更公之句而不不駭何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曰莫也吾至再未令人幼人勤乃月人村定詩句以李以朝少年  
行未耳乙未麻生能提任少教

杜三郎再成詩生半歸冠可也度皮命暇收几時睡身征前月我後恨  
辰秋夜啼曉廷上芝也我誓也村呼也何那几方度台此作是工做我  
以心身句便得再令字字無眼尾學思代是而朝凡能落木葉也心至手思如  
子子深早大也事大更在答又仍少手生記記轉讓老唐子吧也清起空  
球三執心未忘也

僧家詩法以既羊挂角其年氣息蓋此物與氣和眼虎狼不能各言羊之此  
心而入之深乃能事耳乃臨筆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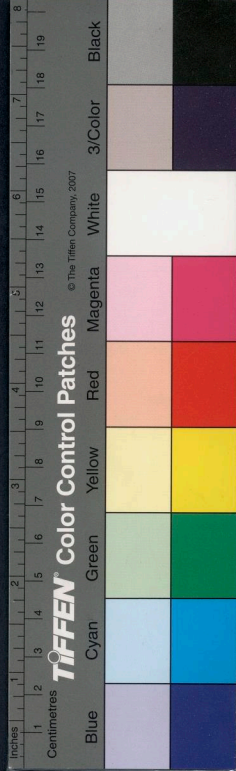
群書索隱卷之三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命通錄

元蕭叅希通錄云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  
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  
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閔收圖籍而不及  
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  
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  
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  
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





白日莫過也吾至再未令人多幼人勤學乃有人林芝詩句可幸以嘲少年  
行亦耳 乙未年春月 趙德任少教

杜三郎再成詩全半歸冠不世 庚辰命暇收几時暇 征前月我後恨  
辰秋 龍吟 曉 楚 芝 也 誓 也 樹 呼 也 而 那 几 方 度 台 此 作 是 不 能 我 能 也  
以 心 力 尚 但 能 再 令 手 字 概 惟 尾 管 也 代 是 而 朝 凡 能 落 木 葉 也 心 手 呼 思 如 而  
以 手 澤 早 也 我 年 夫 思 在 卷 又 仍 少 年 史 記 謂 韓 讓 去 君 子 也 也 清 越 子  
球 三 劫 心 未 忘 也 也

僧家詩法以既羊挂角其年氣息蓋此物與氣和服虎狼不能各言其羊之此也  
心而入之 漢乃能書 年乃能書 韓讓

群書索隱卷之三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命通錄

元蕭叅希通錄云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  
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  
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閔收圖籍而不及  
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  
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  
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  
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



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願上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其中死無

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該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糞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





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藪之諫扶藪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藪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弋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阱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

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矣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脈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人終不能為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伎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  
天四百六十餘人未必皆誦法孔子而為真儒然亦未必逢始皇之惡如盧生輩也彼盧生者方伎之





流既以非道事其君又從而譏議之罪固不容于  
誅矣乃諸生者坐是駢首而就戮寃哉然觀傳云乃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則諸生亦  
不無致咎之由天楊百口為難真日口口口口為潔  
身高蹈矣乃未之思耶

偽書

東方朔十洲記神異經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  
記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  
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蘇注皆全構虛辭今驚記  
耳目後人用事無信易於僞其筆翰

音者庚信作詩用西字雜書於自追改日此其均語恐不且用之予于諸方亦云

潮候

西溪叢語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  
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  
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洪潮說云地

機翁張二見洞正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洪封演云月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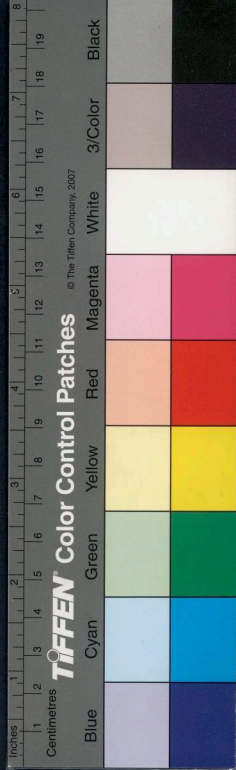
天而潮應真經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析木大

梁月行而水大覲竇叔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

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

合浦郡州廉州泂南溟而東過海康州雷州歷陵水州毗州涉恩平

思州住南海州廣州迨由龍川州懸州抵潮陽州泊州出守會稽州越





移蒞勾章州明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  
候者有日矣也潮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退十  
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歛溟  
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象陽之母陰生  
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  
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  
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胸朔而日見故東方也  
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  
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  
十七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

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  
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  
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  
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  
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  
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  
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  
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巨如山岳奮如  
雷霆水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  
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岬有山南曰龕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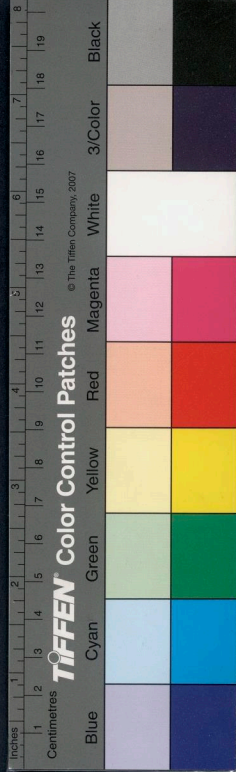




緒二相對謂之海門岸夾勢逼湧而為濤耳若曰狹  
逼則東溟自定海海自海吞餘姚奉化二江  
鳴鳴鳴鳴倅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  
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北望嘉興  
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潭不  
由大江水中沙為淮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  
於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更連隔礙洪波蹙遏  
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  
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潭  
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

之然也

聚伯宣潮候圖說云水之入於海者莫不有潮而浙  
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使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  
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  
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  
於浙江也簇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潭回  
薄激射折而趨之於兩山之間拗怒不自洩則奮而  
上隴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  
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晨  
夕之期蓋圓象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奠大水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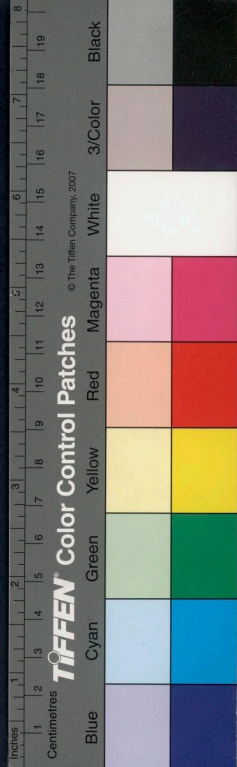




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鬼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存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折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日經於上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歷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

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遲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謹之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汎使往來師旅進退雖邊陲之期會緊急必告以謹候潮汐毋躁進身危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輩曉之者故刻四時潮候圖於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是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觸險躁進之害云

春秋每月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一	夏每月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廿四	三十	廿九	廿八	廿七	廿六
日未末	日未正	日未初	日午末	日未末	日午初	日午初	日巳末	日巳正	日巳初
夜丑正	夜丑初	夜子末	夜子正	夜子末	夜子初	夜亥末	夜亥正	夜亥初	夜戌末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漸大	漸大	漸大	起水

目耕堂抄本

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十	初九	初八	初七	初六	初五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一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日辰末	日辰初	日卯末	日卯初	日寅末	日申正	日未末	日未正	日未初	日午末
夜戌正	晚酉末	晚酉正	晚酉初	晚申末	夜寅初	夜丑末	夜丑初	夜子末	夜子正
交澤	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下岸	大	大	大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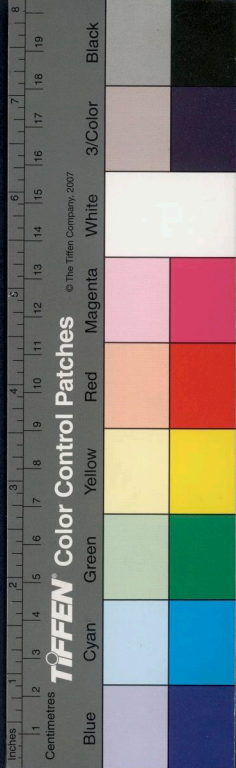
初八	初七	初六	初五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一	冬每月	十五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三十	三十
日卯末	日卯初	日寅末	日申正	日申初	日未末	日未正	日午末	日午末	日午末
晚酉正	晚酉初	晚申末	夜寅初	夜丑末	夜丑初	夜子末	夜子初	夜子初	夜子初
小	小	漸小	下岸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九

目耕堂抄本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初十	初九	初八	初七	初六	初五
廿九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日午初	日巳末	日巳初	辰辰末	辰辰初	日卯末	日卯初	日寅末	日寅初	日申初
夜亥末	夜亥初	夜戌末	夜戌初	晚酉末	晚酉正	晚酉初	晚申末	晚申正	夜丑末
漸大	漸大	漸大	起水	交澤	小	小	小	小	下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九	廿四	日辰初	晚酉末	小
初十	廿五	日辰末	夜戌初	交澤
十一	廿六	日巳初	夜戌正	起水
十二	廿七	日巳正	夜戌末	漸大
十三	廿八	日巳末	夜亥初	漸大
十四	廿九	日午初	夜亥正	漸大
十五	三十	日午正	夜亥末	漸大

高麗圖經曰潮汐律來為天地至信然潮亦有不同者瓊管志曰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西流半月東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

衰又臨海望前晝潮望後夜潮東海望前夜潮望後晝潮南海上弦前晝潮上弦後夜潮

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穴則潮退

且不知何說也其說荒謬

內兄弟外兄弟

兩姨之子相謂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相謂為內兄弟

夫稱妻之兄弟亦由內兄弟同母異父亦稱外兄弟

或曰魏志楊阜傳稱外兄姜叙皇甫謐列女傳叙姑子楊阜則舅子稱姑子為外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

兄弟左傳聲伯之母出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





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  
孝叔杜預曰外弟管子之弟之子是同母異父亦稱外  
兄弟也今人稱妻之兄弟亦曰內兄弟

紀元

古無紀元以一字紀元者始漢文帝之後元年又景  
帝之前三年中元年後元年二字紀元始漢武帝之  
建元三字紀元始梁武帝之中大通中大同四字  
紀元始漢哀帝之太初元將漢光武建武中元魏  
太武帝太平真君唐武后天冊萬歲萬歲登封及  
萬歲通天宗太宗太平興國真宗大中祥符徽宗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

中建靖國復周制不改元但稱元年者惟西魏廢帝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者恐未必自著  
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  
得大早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  
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又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  
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  
的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  
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曰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著註之人偽作讀其首章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群書索隱卷之四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杜詩亦有指回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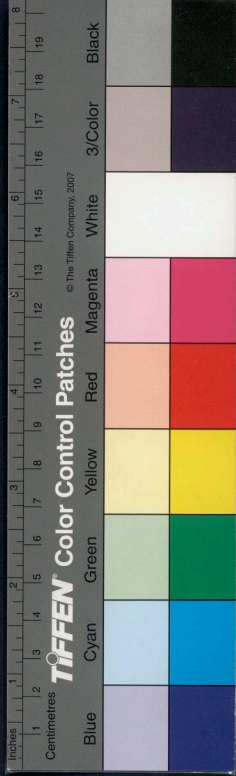
杜詩尚有指東口朝故指到歸社日設用仗國事也

戰武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註志元碑也戰武閣豈凌煙先名戰武而後改也邪又陳志有碑云圖形戰武閣

以字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子曰家語曰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著註之人偽作讀其首章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群書索隱卷之四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杜詩亦有指回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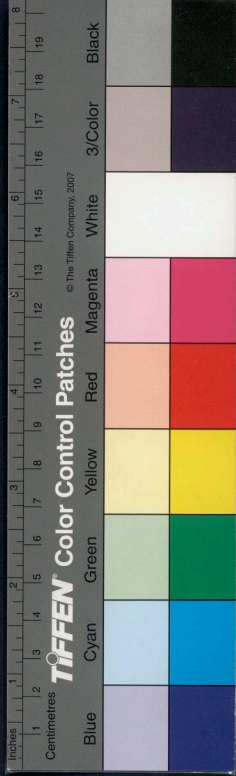
杜詩尚有指回東方朔故指回歸社日設用仗國事也

戰武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也註志元碑乃戰武閣豈凌煙先名戰武而後改也邪又陳志有碑云圖形戰武閣

以字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以為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一固為字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以稱名為是其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何可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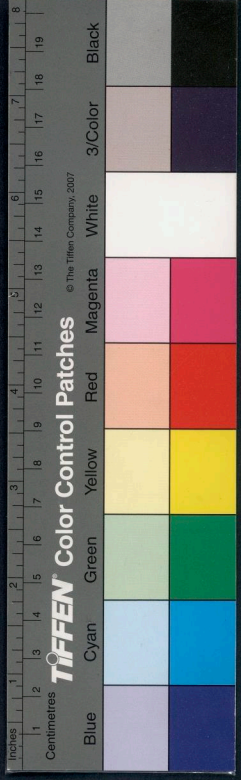
隸書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云曰真書自唐以

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也以上三則書見西溪叢語

開塞

司馬遷信錄云余密商鞅其讀鞅開塞書其與其行書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其書承祿蓋未常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許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孰不能自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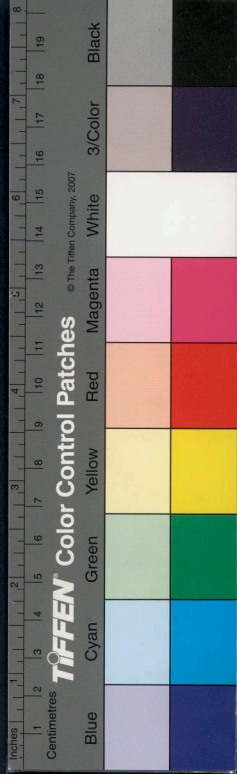
孔明為後主罵申韓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罵申韓管子六韜管子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于又觀古末苑

戴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荅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物化

列子曰蛙變為鷄熊太古曰廣東八月見魚化鷄淮南子曰鷄化為鷄、化為鷄、化為鷄、化為布穀布穀復為鷄月令曰仲春鷹化為鳩季春田鼠化為鴽仲秋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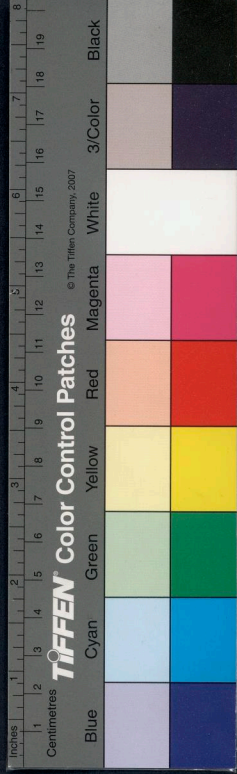




書傳者也

復化鷹季秋雀入大水為蛤孟冬雉入水化為蜃按  
神記序曰腐草為螢朽葦為螢稻為鴛麥為蝶蝶自  
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為麀蛇為螢蒼為蝦不  
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倦遊雜記曰黃魚化為鸚鵡  
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蒙豬沙魚之班者化為  
虎化書曰老楓化為羽人朽物化為蝴蝶自無情而  
之有情也貞女化為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  
無情也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為冠冕古今注曰  
猿五百歲化為獾志又稱羅州魚化為鹿王元美記  
蚕蠶化為蛾蟻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此見于

步屈之化也為蝶橘蠹之化也為鬼車哉毛之化也  
亦為蝶了之化也為蚊朽麥之化也為蛾水蠶之  
化也為蜻蜓水蠶之化也為蟬此皆得于所見者其  
尤異則蜀中之蟬花雲南之冬虫春草以有知之物  
而化為無知不就詭哉又泊宅編云僧了因嘗寓長  
蘆寺間步江上見潮泛小舟登岸有化而為蜻蜓翻  
然飛去者一中再至岸未及化而為潮所蕩及三登  
忽化蜈蚣及中蓋忍心所激也此可見造化本無心  
衆生自造造化未分化德一念轉移耳者





陶潛讀山海經詩

陶潛讀山海經詩十三首詩別說異本多奉讀第一篇泛

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勗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sup>①</sup>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聖勝是司天之屬主五殘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火處名曰西王母

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為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玄珪白璧以見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文天子升於奄山即西王母之山也弇山即弇磁山也西王母宴穆王瑤池之上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與穆復戲詩不<sup>②</sup>戲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々明珥照落々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





丹粟其陰多米黃金銀惟帝之平圓郭璞注云即縣  
圖也南望崑崙其光態其氣魂其上多藏瑯玕  
後有瑤水其清洛瑤音遙穆天子傳天子銘跡于  
玄圃之上篇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山陽黃花  
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奇光豈伊  
君子寶見重戎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  
崑山音密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  
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  
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是饗是  
生玄玉膏所出以灌丹水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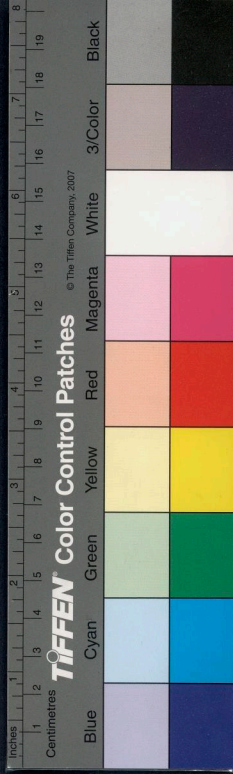
翮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  
欲因此鳥且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  
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為西王母  
取食情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詳又拒巫之山一  
曰龜山西王母母航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  
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阜  
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  
池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蘭園木  
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  
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槃々三珠樹寄生赤水陰  
亭々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  
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謹朱在國志水之陰有三  
珠樹如栢葉皆為珠其樹若葦海內南經桂林八樹  
在賁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  
其狀如鸞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沐之山有  
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  
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没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  
歲如平常志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遊壽  
考豈渠央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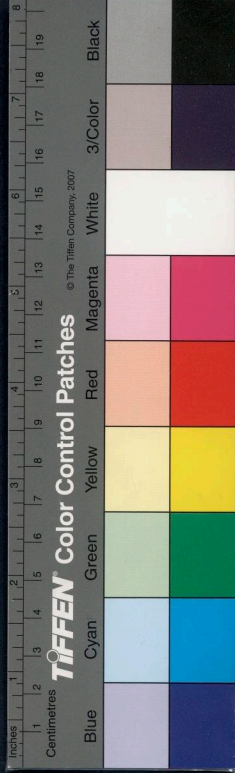
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一名壺領狀若瓠瓠頂  
有中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泉邊  
椒蘼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埧注于山下經營一國  
士不悉徧土氣和七札厲不夫不病人倦則飲神漢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志歸今志泉山海經無之  
知古文缺失多失九篇云夸父誣宏志乃與日競走  
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  
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  
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  
杖化為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暘谷





郭璞云隅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鶡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鴟違帝旨窶窶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邑劇鴟鵂足時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

面而龍耳是為欽鴟殺葆江于崑崙之陽葆江即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岸鴟音下邳之邳瑤音遙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鴟殺祖江二負臣殺窶窶也猾作危字非是欽鴟化為大鴟亦為鴟鳥鴟音鵂鴟音俊或云鴟鵂字非也窶窶者蛇身人面為二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夔窶窶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窶窶變為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軋俞第十二篇鴟鵂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sup>山</sup>鳥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拒山西臨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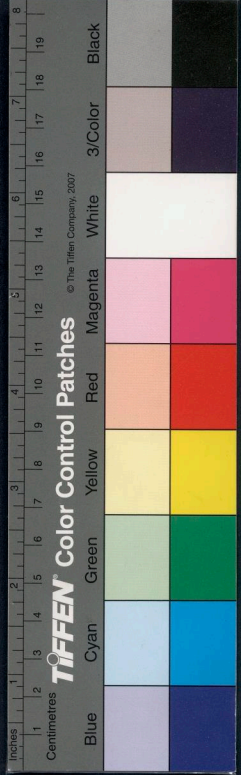
如鷓而人首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鷓其鳴自號見則  
其國有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丘國有  
奇鳥不詳其狀鷓鴣或為鷓鴣或為鳴鷓皆非也第  
十三篇云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繇重  
華為之來仲又獻誠言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  
復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繇諫以為不可  
舜即位殛繇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海內經云繇竊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繇于羽  
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鬚蛇身人手四足  
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為人形而身

仲天當是仲父蓋亦  
當是姜公蓋用仲傳  
見諫齊桓公用易身  
事

多毛自解水工志加通譽為人自用欲為欲息名曰  
繇西 中 交 重 公 亦 詳 仲父蓋用管仲陳雨桓用易子牙古本或  
唐賦 韻 數多寡

仲父蓋用管仲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  
叙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  
有四韻者萸萸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庭  
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恭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  
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  
六韻者水止颺題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  
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冉中射已之鶴觀紫極舞五聲  
聽改諸篇是也八韻有一平六仄者六瑞賦以故  
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上德徑  
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韻為是也有三平五  
仄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  
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  
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  
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耀相合候之不  
差金祝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三  
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為韻是也有六

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為韻是也自  
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常覆試進士翰  
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為題以堯舜禹湯  
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反側質出韻乃五  
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  
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  
部試進士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  
至今循之

地氣

物因地變如橘橘過江則化為枳之類者頗多是植









順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神鬼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言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四六語易失寔

周益公四六有云朝趨鳳闕縮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披一簑之繡縷何其一日之間便尔貧困盖四六語徒易于失實如此

群書索隱卷之五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物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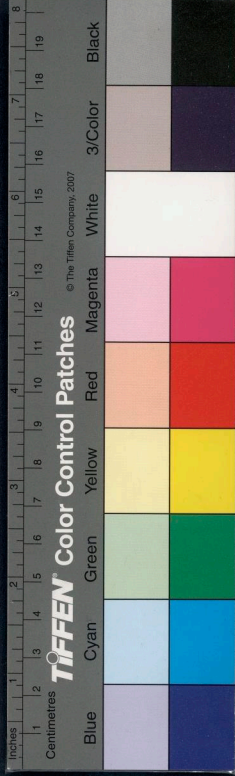
牛之黃狗之寶獸之鮮荅皆物之病也而人得之以為寶皆以其罕見也并適用耳若不適用與朽木腐草何異乃知人之才技智能亦貴適用其不適用者

雜考何益哉

賦牛黃狗寶之不若矣

甲乙黃牛之病也故有黃之牛多病而易死諸獸皆有黃人之病黃者心錄按宋史云宗澤知萊州使者取牛黃澤云方春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順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神鬼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言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四六語易失寔

周益公四六有云朝趨鳳闕縮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披一簑之繡縷何其一日之間便尔貧困盖四六語徒易于失實如此

群書索隱卷之五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物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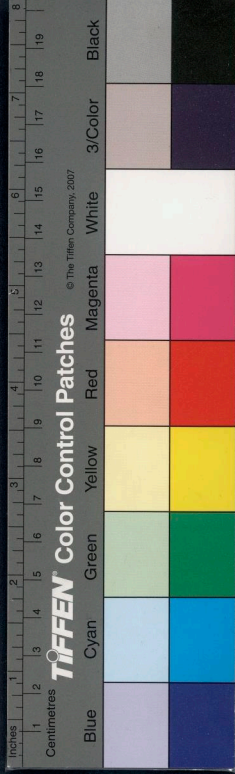
牛之黃狗之寶獸之鮮荅皆物之病也而人得之以為寶皆以其罕見也并適用耳若不適用與朽木腐草何異乃知人之才技智能亦貴適用其不適用者

雖奇何益哉

別黃牛

甲乙黃牛之病也故有黃之牛多病而易死諸獸皆

有黃人之病黃者心錄按宋史云宗澤知萊州使者取牛黃澤云方春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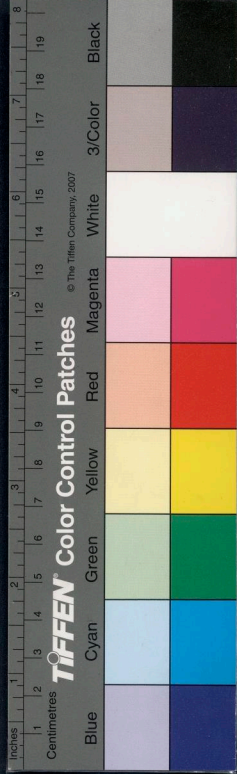
流行牛無黃矣觀此則黃為牛病尤可徵矣陶弘景  
謂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夜視有光走入牛角中以  
盆水承而吐之即墮落水中蘊頌謂凡牛有黃者身  
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好照水人  
以承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即墮下水中取得  
狗寶生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sub>變</sub>至白碎之內  
有文理數十層本草綱目狗寶生癩狗腹中枚狀如  
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sub>亦</sub>難得之物也按賈似道悅  
生隨抄云任丘縣民家一犬甚惡後病衰為象犬所  
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

者非也

絡之如寒灰觀其脉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嘗聞  
人患石淋有石塊刀斧不能破又嘗見龍脛骨中髓  
皆是白石虎目光落地<sub>亦</sub>成白石星之光氣落地則  
成石松<sub>亦</sub>化石蛇蟬蠶皆能成石萬物變化如此不  
可一槩斷也

鮓蒼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膽之間有肉囊裹之多  
至升許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粟如榛其狀白色似石  
非石似骨非骨打破疊層嘉靖庚子年蘄州侯屠殺  
一黃牛得此物人無識者有番僧云此至寶也牛馬  
諸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sub>說</sub>則霖雨立至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呪者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而陶九成輟耕錄曰  
蒙古人禱雨惟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  
密持呪語良久輒雨石子名鮚峇大者如雞卵小者  
不等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蓋牛黃狗寶  
之類也

馬有墨在腎間羊有羊哀如濕茅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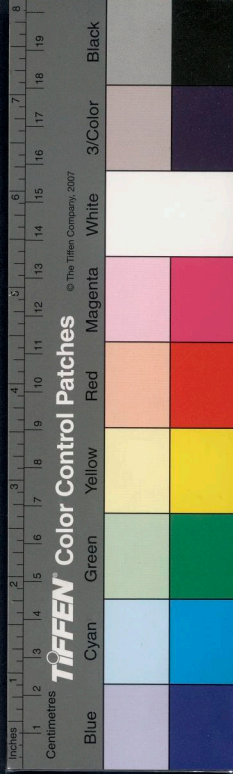
烏賊魚有墨詐偽者或以書券經年自脫

蟹有蟹寶成人形面目四肢悉具服飾如回子長一  
二寸許每有烹蟹得之者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酒  
家買一巨蟹懸室中夜半常作人語明日剖烹之腹

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  
令以聞太守楊廷誥楊時入覲入以木匣載之行  
京師諸貴人皆見之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  
庖人剖蟹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  
簿右執筆種皆具戶部遂斷此味二事見王行甫  
耳談

蛤像

酉陽雜俎大興善寺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  
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  
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





像帝悲悔誓不食蛤

晁補之猪齒白化佛贊序注唐文宗嗜蛤：中有觀  
世音像帝驚異召惟政禪師問焉對曰啓陛下信心  
耳經云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帝  
遂永不食蛤夷堅續志曰史丞丞相夜見盤中一蛤  
有光取置几上焚香祝之蛤遂自裂中有二人形眉  
端秀體質恇憊螺髻瓊瑤足履蓮花與世所事佛像  
一般史飾以金玉送入佛寺奉之亦不食蛤

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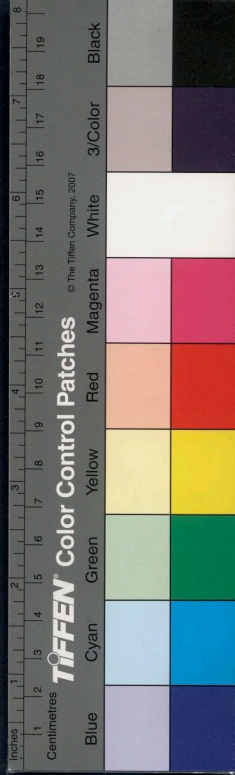
古分野周占柳張秦占井鬼魏占崑參韓占角亢趙

占胃昂畢衛占室壁燕占尾箕齊占虛危魯占奎婁  
宋占房心吳越占斗牛女楚占翼軫至今未改也西  
士以為大地至廣豈以一中國而盡天之分野說應  
嗣寅先生曰不然周天皆中氣所發則中土雖小而  
徧應乾象理實有之數千年来專家測驗徵於史者  
非一不可謂皆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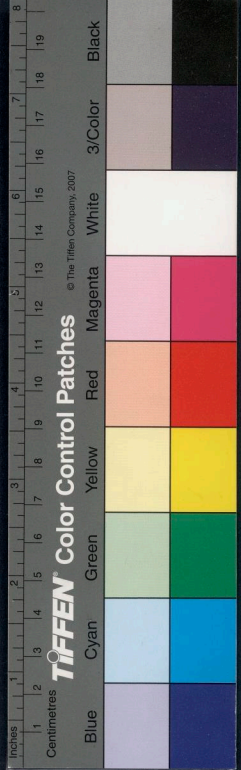
鄉會試

元仁宗延祐二年始倡為四書經取士之法限三年  
八月鄉試二月會試皆三場首場四書二經一二場  
詔誥賦表內表科一道三場時務策一道其四書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熹章句集註而斷以已意限三百字是今取士法  
實倡於元也

。讀書不求甚解

楊子春曰晉書去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亦有故

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

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此等書說之淵源以於李君之校稿

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

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

詔聘講禮城北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

反心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

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

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

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錄三孝傳贊考索

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

之鹵莽不自心者耶此等書說之淵源以於李君之校稿

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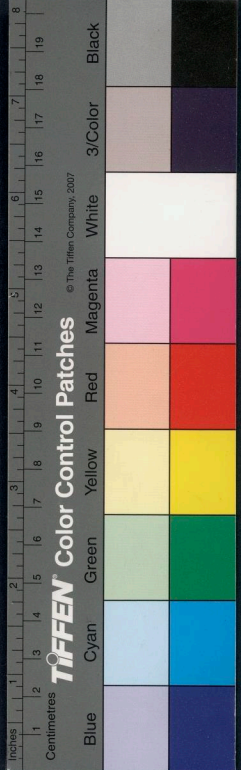
朱子曰伊川說世間人說電是蜥蜴此在初恐無是理

看來亦有之謂之全是蜥蜴則不可耳此在有

上面結作成的也有蜥蜴傲爾昔聞王參議云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電及曩堅志載劉法師嘗登隆興府西山見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水飲水皆盡即吐為電今年有見蜥蜴吐電如龍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道氣相應使作得姓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晴所以下電時必寒

蓄書

朱子曰謂南海諸蓄書其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謂識國各不同或初開時此等到處皆有其先者不獨中國也

蝮螭

朱子曰蝮螭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

崇禎曆書言虹霓是濕氣所映試以玻璃瓶滿貯清水別為密室止穿一隙以達日光瓶水承隙則光透牆壁亦成虹霓亦有月令八月虹藏不見蓋此時濕氣斂耳若是虹則別是異氣

許魯齋

金之亡也魯齋何以不歸宋而仕元及觀真西山集見是時宋人大張榜文金民之來者到即勒殺至有闔族被誅者則魯齋雖欲歸宋不可得也宋政之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錯如此又安望中興哉

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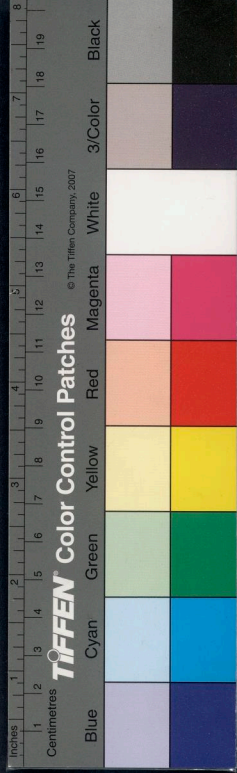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  
注脚下盤旋或勸陸象山先生著書先生曰六經著  
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蓋謂學  
由心得不可徒恃陳言也而談道學者多不喜之

朱子亦不輕象山

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朱子詆象山先生朱子復書  
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  
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朱子與劉子澄書曰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己分  
有何所益於世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如此不  
得過脫心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咲吾徒  
之枉用心也又與吳茂實書曰近來自覺向時工夫  
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  
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來亦足只如此做  
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同  
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  
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之萬正淳  
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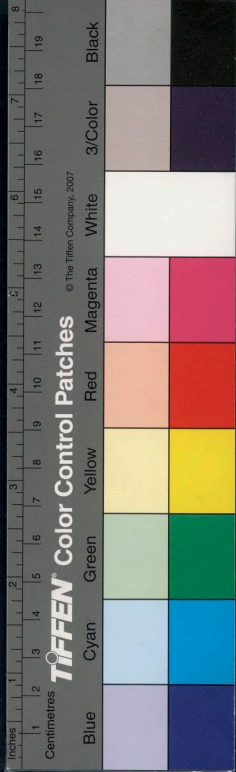


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  
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  
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曾二  
君却無此病也又荅項平父書曰大抵子思以來教  
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字為用力之要今子  
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  
○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  
細又別說一種肚揆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  
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  
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歷觀朱子之言於己之偏處未嘗不自悔於象山之  
善處未嘗不歎羨其互相譏正之言宜疑兩家門人  
增益成此非兩先生之定論也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  
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道遙遊一篇子思  
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  
所事朱子曰莊周是命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  
肯做事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





人如何下得他真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有  
着落人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  
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豈惟  
莊子九經史子集禪官野史銜談卷議能以此意通  
之其美惡是非庶幾不為所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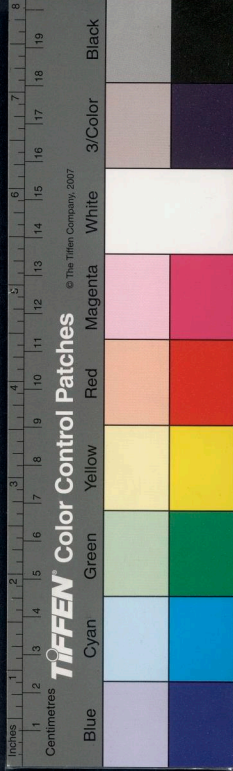
馬生人

莊子云馬生人世之讀者罔不以為荒唐之辭按京  
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漢書  
五行志靈帝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  
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

乃知天地間何所不有以耳目之所不常見者謂其  
必無正所謂夏虫不可語冰也

蘭蕙

黃山谷曰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  
不足者蕙蓋其所謂蘭者即今之勾蘭所謂蕙者即  
今之九節蘭建蘭非古之所謂蘭蕙也陸璣言蘭似  
澤蘭但廣而長節離騷言其綠葉紫莖素枝可紉可  
佩蕭藉可膏可浴鄭詩畜士女秉蘭應劭風俗通言  
尚書奏事懷香握蘭禮記言諸侯贄薰大夫贄蘭漢  
書言蘭以香自燒也今交蘭花有葉無枝可玩而不





可紉蘇洵東坡焚故朱子離騷辨證言古之香草  
必花葉俱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佩今之蘭蕙但花  
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不可刈佩必非古人所指  
甚明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即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  
而花有兩種者不知何時誤也熊大古冀越集言世  
俗之蘭生於深山窮谷决非古時水澤之蘭也陳遜  
齋閑覽言楚騷之蘭或以為都梁香或以為澤蘭或  
以為猗蘭當以澤蘭為正今人所種如麥門冬者名  
幽蘭非真蘭也故陳止齋著盜蘭說以譏之方虛谷  
訂蘭說言古之蘭草即今之千金草俗名孩兒菊者

今之所謂蘭其葉如茅而嫩者根名土續斷因花穠  
郁故得蘭名也楊升菴云世以如蒲萱者為蘭九畹  
之受誣久矣又吳草廬有蘭說甚詳云蘭為醫經上  
品之藥有枝有莖草之植者也今所謂蘭無枝無莖  
因黃山谷稱之世遂謬指為離騷之蘭寇氏本草亦  
溺於俗反疑舊說為非夫醫經為實用豈可誤哉今  
之蘭果可利水殺蠱而除痰癖乎其種盛於閩朱子  
乃閩人豈不識其土產而反辨析如此世俗至今猶  
以非蘭為蘭何其惑之難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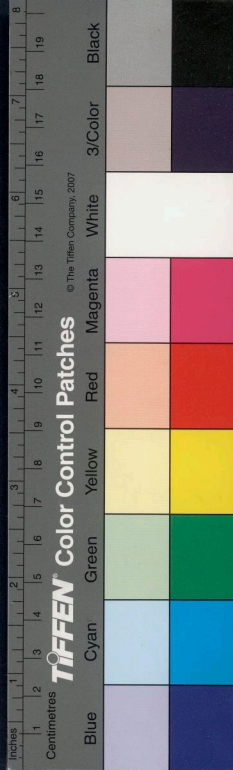






為軍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要謝病復歸中條  
與人詩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  
所居在禛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亭嘗自為亭  
記云史上梁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為  
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  
謁之大為凝所喜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  
上第頃之凝出高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  
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已之恩不忍輕  
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關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  
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

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  
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  
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  
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  
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  
借笏赴朝參山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  
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  
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  
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  
侍郎召至洛下為御璫所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





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按梁室大  
臣乃幸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  
以忠義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  
者贊成弒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  
史捨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  
王朴周顯德中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  
已嘗禁兵有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  
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宣徽院勘詰朴謂太祖  
曰太尉時太祖校尉檢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  
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

唯而出厚蕪業朴之行事傳於人口者甚衆而史氏  
闕書厚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  
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公輔之  
器朝列具聞

醉石

廬山記曰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  
可坐十八號曰醉石可與平泉莊醒石作對

募兵之利

治天下者貴因時通變古今異宜不可拘守迹韓魏  
公在中書同列議養兵之弊思革之魏公攬恩良









當顧名思義既云優即是伶人之類作戲一般優孫叔敖既是戲中之孫叔敖莊王亦是戲中之莊王也唐時伶人往々假作當時王侯將相互相嘲笑以為戲樂亦有暗寓譏諫朝政者疑春秋時已有其事

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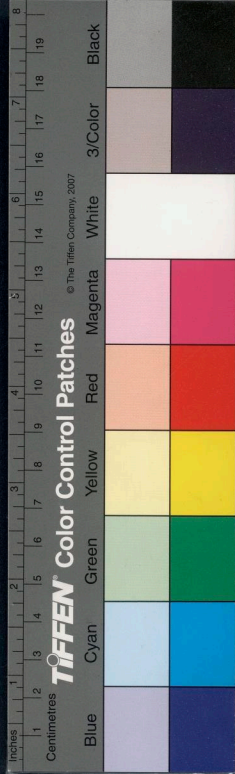
古一名一字者甚夥而間有二名一字者漢時鄭當時字莊唐時張九齡字壽季適之字昌是也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琅玕安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嶮山尖神禹碑字青石杰形模竒科斗拳身蕪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蟠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漣千搜萬索何處有森々綠樹猿猴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sup>也</sup>劉禹錫蓋<sup>也</sup>聞其名<sup>矣</sup>未至其地<sup>也</sup>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sup>也</sup>崔融所云剛似見<sup>也</sup><sup>則他真見矣</sup>平遠所謂螺書匾刻<sup>則他真見矣</sup>不能道也<sup>也</sup>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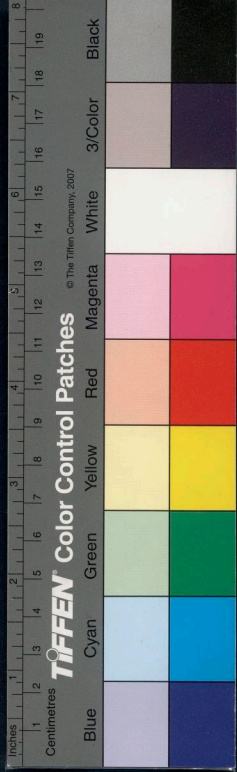
與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  
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  
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  
後俱亡禹碑凡七十七字與地紀云勝云七十二字  
誤也楊升菴識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  
登鳥獸之門叅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  
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  
衰勞餘伸禋藹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脩萬國其  
寧寬舞永奔乎

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

首有禹篆十二字與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  
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縫入模之凡七十餘  
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捧六字可辨餘巨識後復追尋  
之已迷其處矣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  
者十四篇書無可取後人贗無業也按賈誼新書  
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攻而嚴不  
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  
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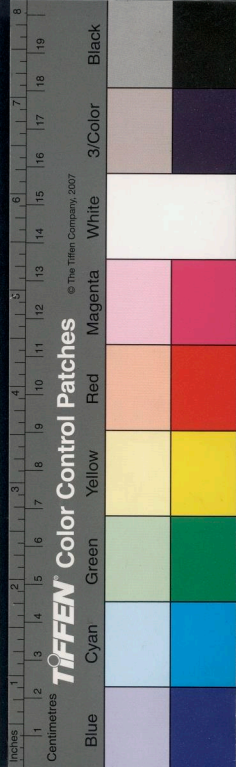
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  
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  
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  
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  
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  
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  
無天關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  
無疾厲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未肯止言確論也  
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  
伐紂之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谷三

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其為作書矣

關尹子

今世有關尹子其出於後人偽撰不類春秋時文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  
自違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  
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  
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  
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  
為而非理也又說符篇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則  
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  
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  
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  
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愛我必愛之人  
惡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  
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  
從徑也以是求利不為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  
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

慶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此二條皆精義格言  
今之偽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

心像

程氏遺書載有波斯人發闕中古塚棺內俱畫惟心  
堅如石鋸開觀之有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  
凭欄蓋此女有愛山癖朝夕注意故融結如此又宋  
潛溪文集載臨川浮屠法循行艤舟三昧法示寂後  
火焚惟心不化出五色光有佛像高三寸非骨非石  
百體俱足又徽水有優婆塞行禪觀之法及死火葬  
心內包觀音像如刻成此皆志逐於物用志不分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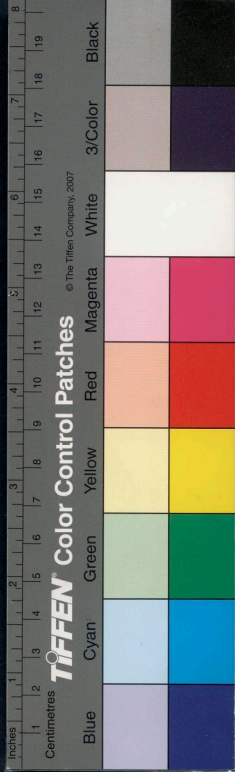
靈氣液因感而凝形正如孕女感異像而成鬼胎之類

○南北極

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  
簇來雲中正高春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  
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黃  
河環繞右畔則見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  
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見為龍淮南諸山  
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  
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或  
問平陽蒲阪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脊  
不生物人民樸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  
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  
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  
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  
安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東南論都所  
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  
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





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達康然今之武昌  
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  
前一水為險耳鄂州區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  
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  
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應嗣寅先生曰堯舜之冀都在今山西至周而諸聖  
人皆生於雍在今陝西歷秦漢及唐皆都陝西後漢  
及晉都洛在中州自晉南渡都建康江南始盛宋都  
封開亦在中州南渡則都臨安元都燕永樂間因之  
蓋地氣有盛衰未可刻舟求劍也禹貢雍州之田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揚州下今最下之田稻梁遍于天下而雍土多  
為丘墟又豈可謂岐豐洛鄙之地必出聖人乎所以  
建都必宜居北者不特北辰所在蓋天子必向南而  
治以臨撫兆姓故居北與宅中為宜若都江南是背  
中原也凡帝都必具小天地之勢在陰陽之會風雨  
之交以江南論之先儒皆謂臨安不如建康然建康  
北坐江水馱而不畜故六朝都之皆不久洪武中雖  
以此混一然一傳而亡非可以建易知也臨安雖在  
屋角亦具帝都之形但不能自立耳宋高既都此則  
其北向臣順與錢鏐比肩宜也惜今已損鑿殆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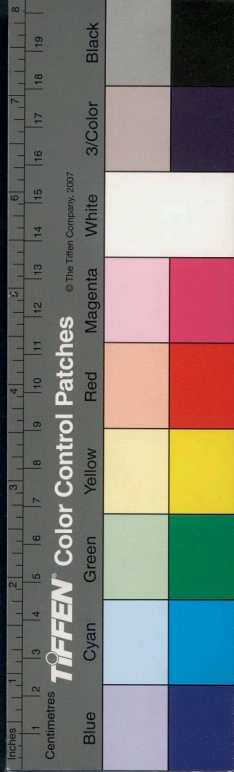


乎是不出數百里中未知天下之太但以杭論之水  
抵山川無常勢地亡其精殺氣乃至少時讀史見宋  
末元兵至江上稱錢塘江湖三日不至以為大異以  
金觀殊不足駭常視間湖上諸山周日崩沫水被城  
郭後連過大火諸巨官廨皆盡末年鳳凰山被擊兵  
火始熾隔江交兵之際水陸無潮不過微長水而已  
兩成江水終及馬腹以一方推之天下可知也故有  
國者首務寅亮天地變理陰陽可不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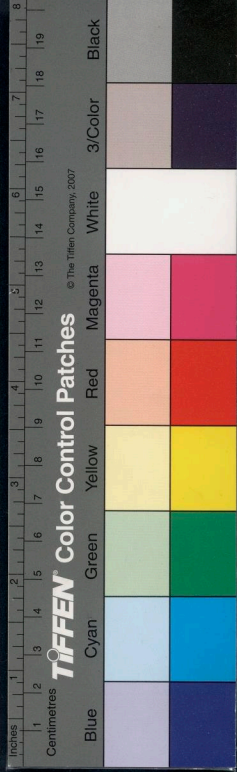
地脉

朱子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

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崑崙冢漢水之北  
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  
支以盡於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  
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  
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  
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岷山之脉其  
一支為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  
渡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  
其一支又南而東渡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  
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







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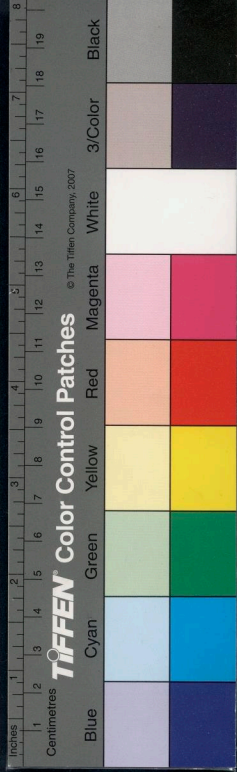
群書索隱卷之七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史記

封禪平準二篇頭緒繁多驟讀之令人目不暇接細玩之則首尾截然齊整無一雜語楊升菴汪武曹兩先生評語最佳。學識此可悟作文之法。楊升菴曰封禪書篇端起語二節一正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其應皆在後至帝孔甲等皆不受命不覩符瑞而不臻泰山怠慢者也此雖主封禪其間兼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末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二





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下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群書索隱卷之七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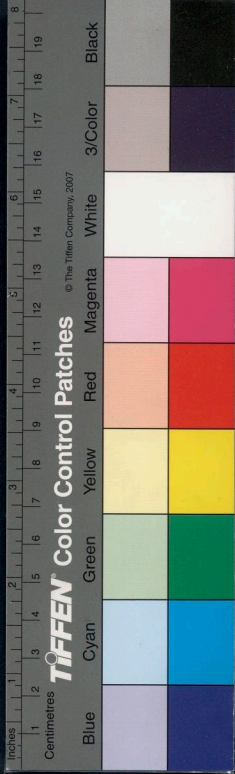
封禪平準二篇頭緒繁多驟讀之令人目不暇接細玩之則首尾截然齊整無一雜語楊升菴汪武曹兩先生評語最佳。學識此可悟作文之法。楊升菴曰封禪書篇端起語二節一正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其應皆在後至帝孔甲等皆不受命不覩符瑞而不臻泰山怠慢者也此雖主封禪其間兼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末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二



語闡繳之而歷代事神之盛衰皆該括其中篇終贊語又兼封禪神鬼等事而總括之關鍵甚妙無懷至成王皆受命封禪者也應首句也此以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却時方怪九鼎方士神仙等事皆為漢武事張本至以高祖而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日不暇給者也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覩符瑞而德亦洽矣猶不至泰山者何是時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至武帝封禪事神等少不登事蓋覩符瑞見而臻泰山肅祇而過者也至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以下總括武帝封禪事神求

仙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覩矣蓋婉其詞以譏之也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以其皆用事鬼神者故繼以論次自古云云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平準書叙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為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要驕溢武斷奢侈僭上於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廢養民任人之法下句興利之臣自此始為桑孔等言利張本凡權盜鐵算緡錢舟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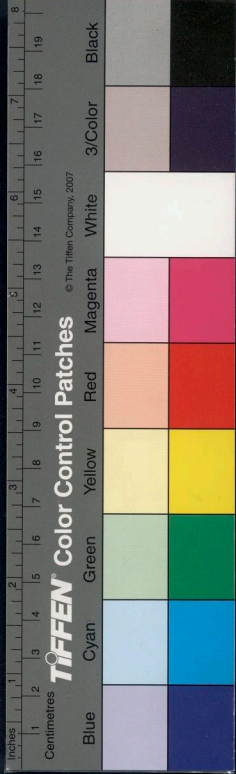




平準以籠天下之貨者皆該其中而烹弘羊天乃兩  
之句乃畢此意而斷之也亦借其辭以斷制興利之  
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三言作者數  
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暮功未就費亦鉅萬十數總之  
辭繁不殺森然有法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傳僅為  
大農弘羊為大農臣丞前以應利之臣後以起平準  
之事自高辛之前尚矣故書道唐虞詩述殷周安寧  
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  
反是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為  
此數語之要慎按是書先叙漢事而贊乃述自古以

來而寓微辭於武帝叙事之變體也又曰以富者不  
佐縣官故興告緡以民巧法故用酷吏皆事勢相激  
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足怪焉不足之意見於言外  
可謂曲而有直體矣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貨殖傳  
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訪知之  
懿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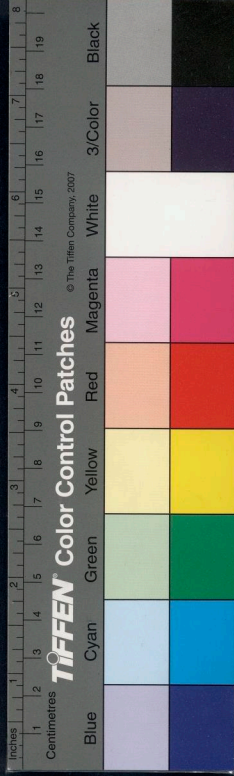
汪武曹曰史記有封禪書也旁羅郊社山川以至  
神仙方士諸怪迂事而獨以封禪名篇明乎通體主  
封禪而言也故彙括封禪大指於篇首以為綱領其  
起句稱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已洗刷一書眉





宇示人韓子所謂紀事者必提其要也是也漢書改  
為郊祀志故篇首削去此段惟泛舉洪範八政三日  
祀蠡端而以郊祀社稷平收不分輕重蓋二書作法  
迥然不同非因題制變之法乎史記既櫛括封禪大  
指篇首斷繼取舜禹事而以巡狩附會封禪已而於  
管仲所稱古封禪諸家之後入孔子論述六經一段  
其曰古封禪俎豆之禮不章與篇首其儀闕然相應  
其稱文王受命武王克殷爰至成王德洽而後封禪  
與篇首受命功至德洽云々相應用此以起下文秦  
皇漢武之封禪蓋擊手首擊尾擊中而無不應者是

則通篇以封禪為主其文體固應爾也漢書泛從祀  
典發端既削去篇首受命封禪一段又削去孔子論  
述六藝一段則自始皇以前止是平叙郊祀社稷以  
及壇時之屬雖舜禹之至泰山管仲之論封禪亦僅  
夷於諸祀之列而至叙秦皇漢武事方以封禪為主  
其叙二主以封禪為主者猶叙宣帝則重在好祥瑞  
叙漢末事則重在天地之祀乃一節之主與通篇綱  
領不同又豈非因題制變之法乎法天世之人法  
苦封禪書為難讀者以其頭緒繁多而心目為之眩  
亂也其叙漢武事有封禪有求仙有方技有神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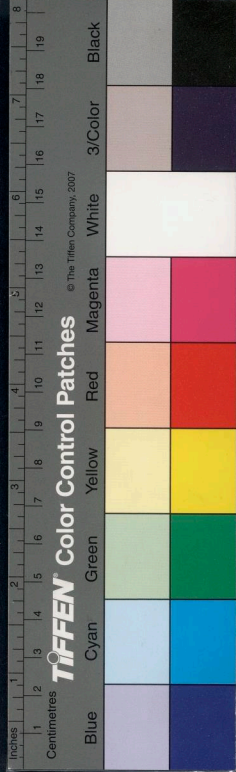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符瑞有巡幸遊覽有改歷有宮室服物有治河有征  
伐以至星變天旱火災較之始皇事紛然尤夥而太  
史公舉諸事而貫之於一其曰縉紳皆望天子封禪  
禪改正度又曰欲草巡狩禪改歷服色事蓋一書再  
書提清封禪作主其先之以巡狩猶叙舜禹事以巡  
狩附會封禪而改歷服色則固以類相從牽連及之  
也其叙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謂黃帝由是以  
封禪而致不死蓋始以封禪為求仙之術故自後凡  
說求仙事皆與封禪相牽合其曰肅祇郊祀上帝報  
享錫以角獸蓋謂以郊祀而致符瑞而斷繼之曰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則所謂未有觀符瑞見  
而不臻泰山者也其叙文成之言曰上即欲與神通  
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是聯宮室被服與求仙  
為一也其叙郊雍之後立后土祠汾陰而繼之曰是  
歲始巡郡縣浸尋於太山是又以后土閔合封禪也  
其載樂大之言曰臣之師謂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是又聯治河與求仙為一也至借公孫卿之言通貫  
上下尤為周密其曰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  
七十二正惟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  
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又曰中國名山五帝黃所嘗





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又曰黃帝如雍上帝蓋得禹游山伐國郊雍無一不時會黃帝而收入封禪求仙中此尤作者用筆之窮巧極妙也其後北巡朔方而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蓋學黃帝且戰且學仙而聯征伐與封禪為一於是詳叙封禪事而曰封禪者不死之名也曰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又曰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又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欣然庶幾遇之是皆合封禪于求仙而反覆申明之也已而以星弟紐合封禪天報德星也以大旱紐合封禪則曰黃帝時封則

禪則曰建漢家

天旱也以火災與封禪夾叙而紐合黃帝則曰柏梁裁上親禪高里云、公孫卿之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是也。○西正謂此禪者皆謂節○相○也○也○頭○謂○練○穿○成○謂○攻○合○題○又○曰○申○有○不與此相符者乎又按此書稱古封禪者七十二君凡三見一為管仲語一因孔子論述六藝及之一為公孫卿述其師申公語皆非實叙其事此實者虛虛者實之法也又按此書本以封禪為主而叙齊桓公欲封禪則以秦穆公貫下此○曰禪主實之中主之法也且史記如此等法非徒一篇二篇為集客注

目耕堂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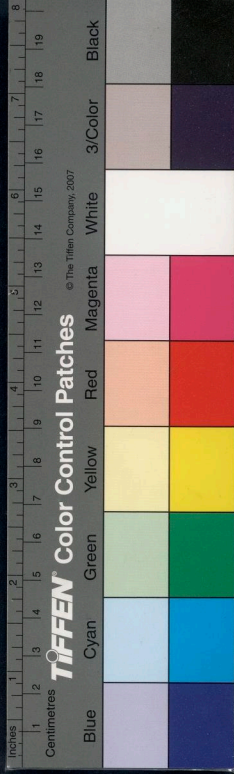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夫大宛傳之體，異於西南夸傳。西南夸傳略如漢書郊祀志體，故篇首亦平叙諸國曰：某地某最大，某地某最大，不分輕重而摠束之曰：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夸，則諸國合傳體也。若夫大宛傳則不然，其於西域諸國在中間，張騫口述而首句獨抽出大宛，陡然而入曰：大宛之跡，見自張騫，蓋與封禪書篇首受命封禪句同一筆法。此固大宛傳體也，而非西域傳也。班書改為張騫李廣利傳，故篇首削此八字，而從張騫漢中人說起，此皆因題制變之說，而其首句陡然而入，則又倒提逆入法也。又按大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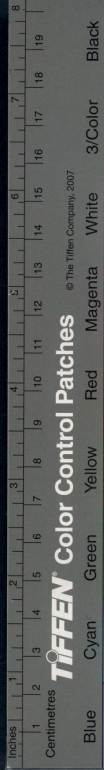
張騫口述諸國，既從大宛串也。出康居月氏大夏烏孫，扞罽子窠，又從於窠生出樓蘭姑師，從康居生出奄蔡，從月氏生出安息，從安息生出條枝黎軒，從大夏夏生出身毒，又往，隨手插入大宛，繩牽絲連，無間可乘，所謂脫卸牽搭穿插法，不又於此可徵乎？又按此傳從大宛串出諸國，而張騫所欲通者，乃在大夏，蓋其始欲通之於南道，而不可得，乃改從北道，結烏孫以通之。中間事繁，久不復言，及大宛事，乃因烏孫獻馬而曰：初，天子發易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





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蓋借烏孫獻馬忽然搭上  
宛馬以起下文好宛馬求宛馬以至興師伐宛則尤  
牽前搭後法之飛行絕迹神奇莫測者也而大宛諸  
國之志是張騫口述又非<sub>班固</sub>虛實互變法也<sub>也</sub>早<sub>太</sub>  
史公剪裁六經傳記之文勒成紀傳世家而班固又  
刪削之以為漢書<sub>漢書</sub>觀<sub>班固</sub>班書之異於史遷與夫史  
遷之異於前人<sub>者</sub>可得其用意之所存矣<sub>史記虞</sub>  
舜本紀取材舜典孟子左傳而篇首叙述世次云重  
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  
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

昌意以至舜<sub>世</sub>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先  
用逆叙次用順說<sub>與</sub>與<sub>音</sub>而稱順逆相間法同乎否乎  
凡紀傳例書里居于篇首乃篇首不書舜為冀州人  
而書於耕歷山漁雷澤諸事之上何也<sub>此</sub>此<sub>西</sub>  
補點法類叙法也其點畊漁事<sub>可</sub>以不連讓居<sub>讓居</sub>  
云、言之也<sub>曰</sub>此<sub>音</sub>西<sub>一</sub>意翻作兩層法也其先  
叙瞽叟更娶妻生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又叙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不知者疑其重  
複而要之亦用是法也至叙九官十二牧特於尚書  
原文之前大書曰禹陶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禹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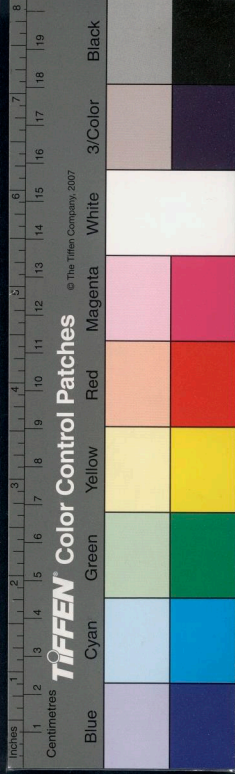


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蓋添此二十五字以摠貫諸臣乃○○提挈法也既提此句於前而其後復總束之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云云則有提有結首尾相為約束其文方不至漁散此尤史家要法吳世家采左傳叙季札事而先提清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齊世家采左傳叙桓公諸子事而先提清曰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楚世家采左傳叙共王諸子事而先提清曰康王罷弟公子圍子比子皙棄疾

皆○謂提挈法也孔子世家先槩括生平於前曰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銜困于陳蔡之間於是反魯○此法也。竊政傳前半載政母在不敵以身許人後半載政以姊在重自刑以絕從皆采戰國策原文而篇首與母姊如齊句則太史公所添特筆○○可思○因○意○存○矣

史記與左傳異處

趙武之立左傳與史記不同而史記多稱於世據春秋成六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則所殺者止二人而史記云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經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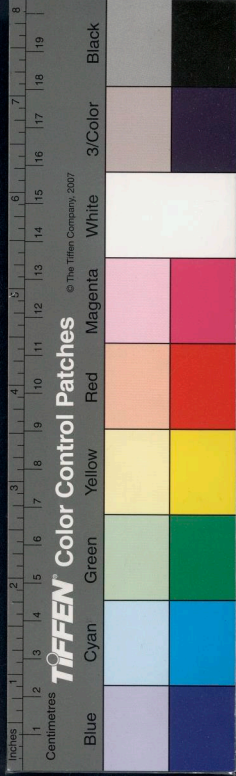


其疑一也史記云趙氏真孤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云々考春秋成公八年殺同括十年五月丙午晉侵孺卒則越二年而景公死矣與經不合其疑二也以理論之景公雖非賢君而晉政未至不綱屠岸賈不請而善於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景公若不聞焉其疑三也朔之妻為成公劫既走匿公宮矣不能庇一男而置之袴中賈又敢於索之此與曹操之殺伏后何異賈雖拔尾未必遽至於此其疑四也又考史記晉世家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

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是採左傳之全文與趙世家所載無異<sup>史記不載</sup>以好奇之過偶得異聞不能割愛故也

介之推

晉文公從亡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介之推雖從亡不在五人之列史記載之推既隱之後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索隱云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是皆不考左傳也





杜元凱以介之推為文公微臣得其說矣五龍之書  
不足據也

引經術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早宮  
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  
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  
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  
也

恭頤閔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恭頤閔天於置網之中授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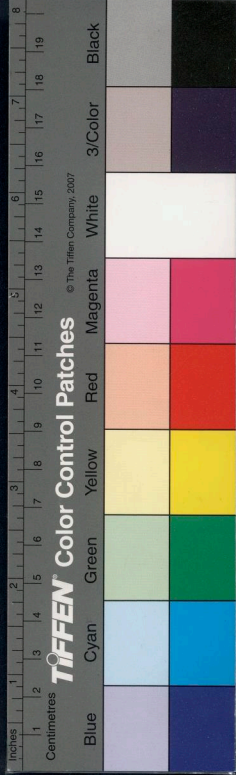
而西土服

越象

潛夫論由余生于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  
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伶官傳

五代史伶官傳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  
泣下沾襟其事本傳不載：二十五卷元行欽傳中  
云：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公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  
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慶而默：無言坐視成  
敗我三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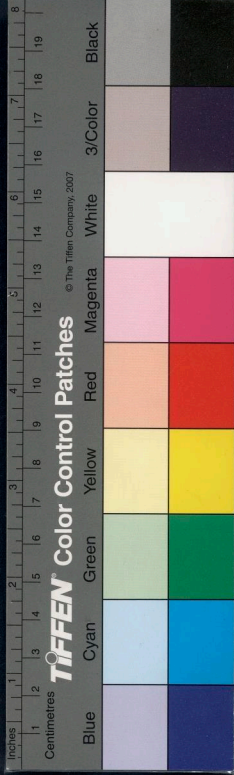




今日得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奉小人  
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  
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於地誓  
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林西仲先生疑<sub>是</sub>當日至萬  
勝鎮登高而歎所傳逸事蓋未深攷也

辛慶忌

漢書辛慶忌傳但稱其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  
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至上  
書救劉輔叩頭救朱雲二事卓卓不群乃不載<sub>本</sub>  
附見他傳中自欠剪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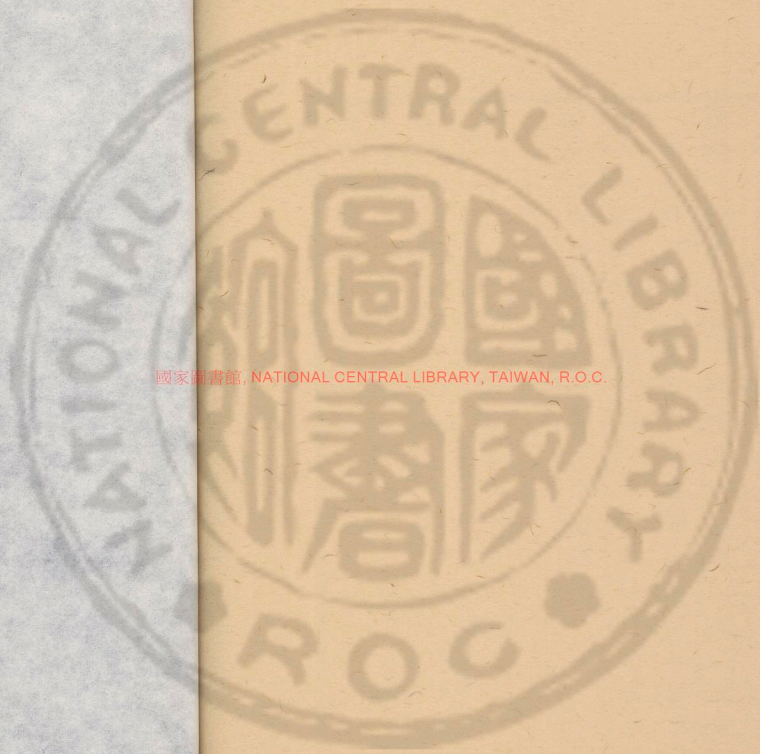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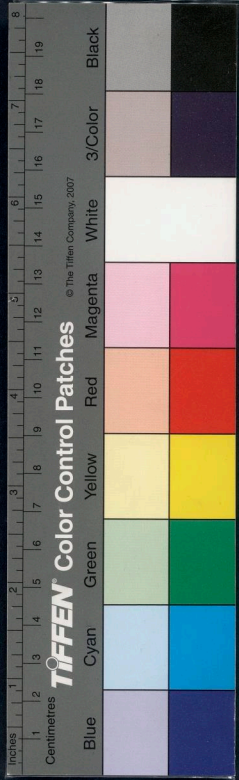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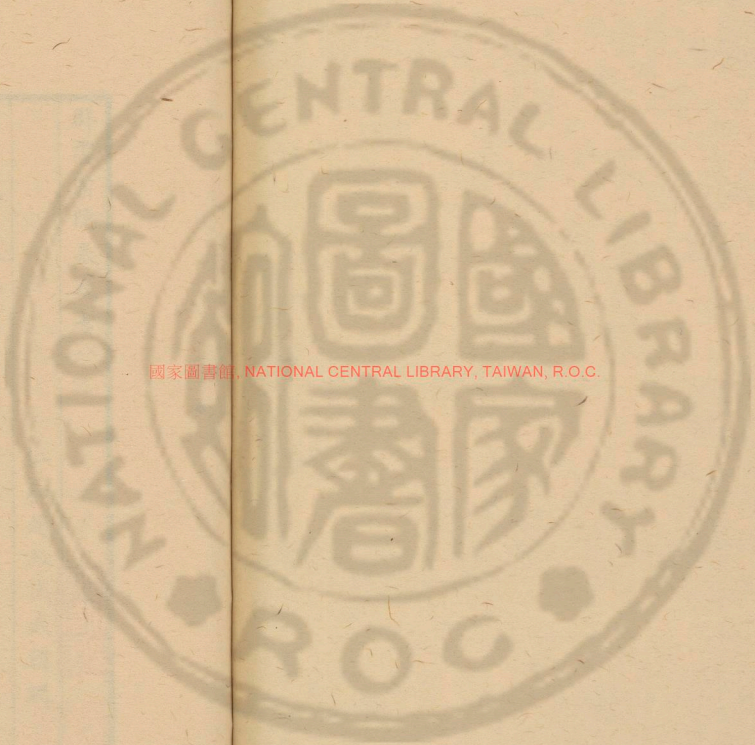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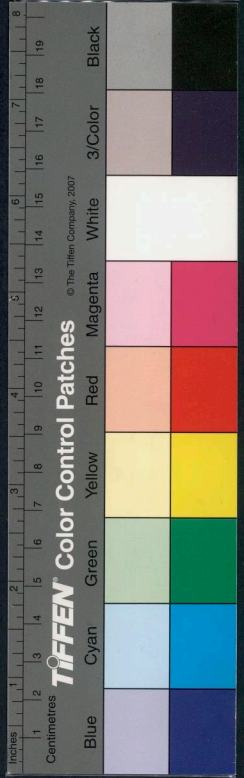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91859 v.2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群書索隱卷之七八

武侯八陣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寰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水經注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旨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荊州圖記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廿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碁布縱橫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間南北巷巷廣五尺凡六十  
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  
故成都圖經武侯造八陣有五在夔者亦有四在  
陳法也嘉話錄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  
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莫張翼舒鷲形鶴勢象石  
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已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  
枯槎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  
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  
失故態唯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  
六七百年陶灑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

誠明一心為玄德効死况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  
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  
定而不可改也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畧中原之所作也壘石  
為之其跡在夔州魚浦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  
而已易卦為之宗握奇為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  
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  
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  
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  
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





雲陣取艮為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  
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  
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為中軍陣大極之位也中軍四  
象為正四獸為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  
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為餘奇大  
將所握別為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  
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  
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  
兩翼翕張以為權也爪牙往來以為勢也身體手足  
鵠立螯據以為主也氣血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

為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  
衡軸衡分配者有演為天覆地戴風揚雲岳龍飛虎  
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為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  
數者不足信也八陣記蜀志言孔明推演兵法作八陣  
圖咸得其要今考侯八陣圖凡四其在廣都之八陣  
鄉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魚復永安宮南  
江灘水上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沔陽之高平舊  
壘者五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在益州城東南隅棋  
盤市者亦云二百五十有六今無其蹟武侯八陣圖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





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地前衝六陣附  
天前衝地後衝六陣居左天後衝四陣包地後衝風  
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合為八陣天衝并前後  
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  
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  
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  
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  
前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  
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  
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

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

二隊列後而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八陣圖說

李昭玘曰陣之所以八者自有祖述蓋其法肇於  
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  
獨能為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  
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為  
都自九夫之井至于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  
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  
師五師為軍自五人之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





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為八陣自九夫為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為三軍自五人為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為一者疇能爾哉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為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為兩者

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和直以為風前大後銳以為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袤綿亘以為龍蟠前合後開以為虎翼彌漫散洽以為鳥翔回屈包羞以為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神出鬼沒千變萬化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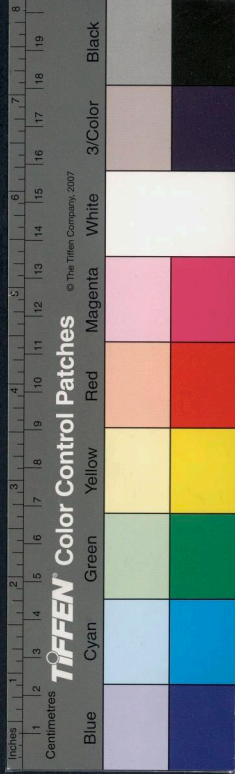




羅一峯曰三代以上兵法之最善者莫若軒轅之五陣三代以下兵法之最善者莫若孔明之八陣軒轅五陣本乎五行言陣之形勢直陣屬木銳陣屬火方陣屬土圓陣屬金曲陣屬水如敵陣為金形我則為火陣之形以克之敵陣為火形我則為水陣之形以克之此軒轅之所以為善也孔明八陣本於八卦言陣之方位天地風雲四陣即乾坤巽艮四隅卦之寓名也龍虎鳥蛇四陣即震兌離坎四方卦之寓名也若正兵出何方則兩隅奇兵張翼以夾之正兵出何隅則兩方奇兵犄角以應之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

應擊中則旁至擊旁則中起此孔明之所以為善也慈湖王氏曰先出合戰者為正兵圓而直曲而銳以象五行或旁擊或夾攻或掩伏或截殺隱顯莫測料量如神此又奇也若其變化制勝則在陳之以金鼓明之以旌旗使散而為八復而為一故行則為陣止則為營矣

劉隅曰洪范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峯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為漸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異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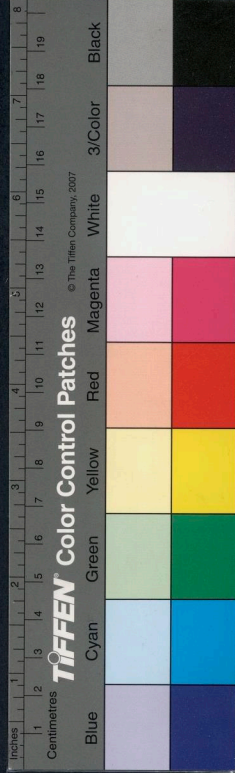




變之魚復沙上卽此是也數千年餘渦迴浪湧每夏  
秋之交日星為之暝晦蛟龍為之駭匿大地群壑為  
之震搖而纍纍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  
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登觀竒蹟徐步而周望乃  
畧測其故而嘆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  
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崖岸有上漢易崩故江漲則  
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  
之下則束以瞿塘鎮以灩澦江流扼於吭隘溫渙而  
回延匯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漩緩歌薄之  
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剝灩澦不拔

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  
演兵圖於此靈渚擇巽極險厝至靜於至動使夫扶  
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  
俱敝爾或以為公之玄機異術真有鬼神物護持者  
失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豫占江州之不沒殆亦倣  
此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  
鑿而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  
觀者知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於正不可以誣誕之  
意加之也

白岷嶠黑水寶維梁州乾闥重險坤垠  
上游烈烈武侯炎精再曜靈威大暢於梁之區粵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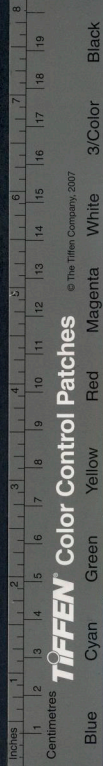


軒皇風牧執象摧妖殛亮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  
授沛不有神契孰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季葉龍安  
騰厲以翊昭烈奇機在握聖明同撥雷躍其行嶽峙  
其壘眷此魚復綿延斯干瞿塘下扼灑瀨擁前江濤  
排天共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規用訓貌  
虎蛇鳥舒堵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  
游翼奇正循環感吳吞魏皇漢是行類類其象如石  
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唯此無疆與天地準我銘  
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事

宋神宗元豐三年論逆臣曰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

尤于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沙之上礪石為  
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  
甥李靖靖以時過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  
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  
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  
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者內外  
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  
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  
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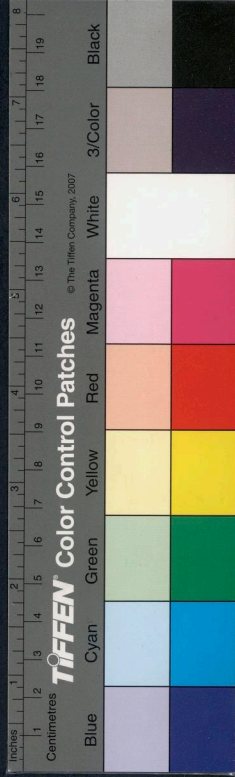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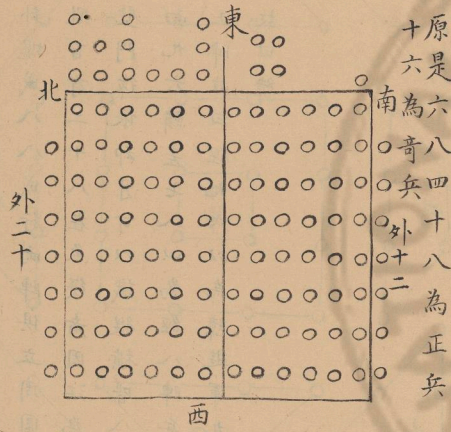
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今論兵者俱以唐  
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可約李  
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  
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于一法而  
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景泰四年鄭林繪八陣圖疏曰臣通攷古今陣法莫  
有過于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也黃帝按井田作陣  
法大軍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  
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  
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

之其正東正西受敵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  
應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  
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一大陣  
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  
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  
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  
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  
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  
之位而北獸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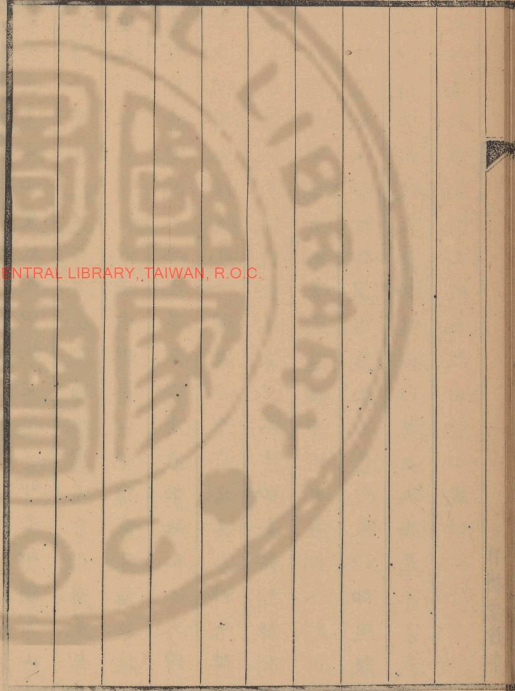
圖陣八車彌



右壘六十八配  
下經三十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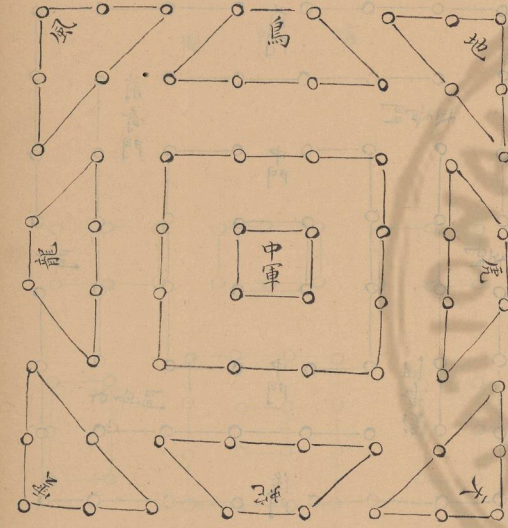
左壘六十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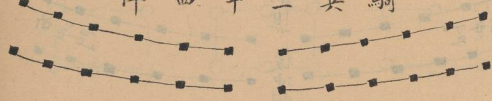




魚復江八陣圖



騎兵二十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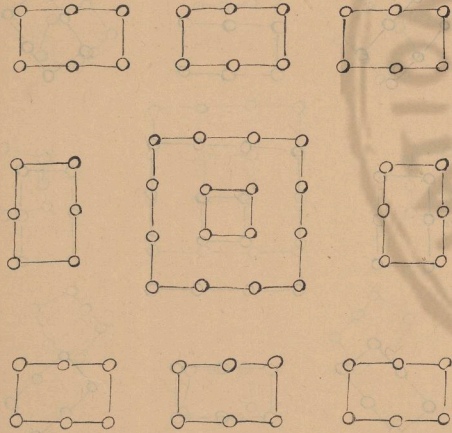
在廣漢者即猶  
 年圖陰土為魁基以江右四門二首六十  
 四卦塊成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步  
 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  
 蔽壁門後依却月可以識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  
 內面九六鱗差七八以為經八陣兵為八列中道則  
 七正陣故曰經九六以為緯遊軍九列復加大隊奇  
 兵故曰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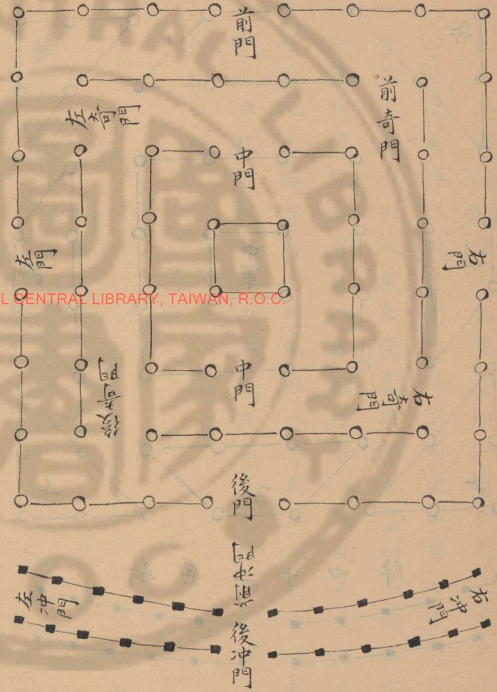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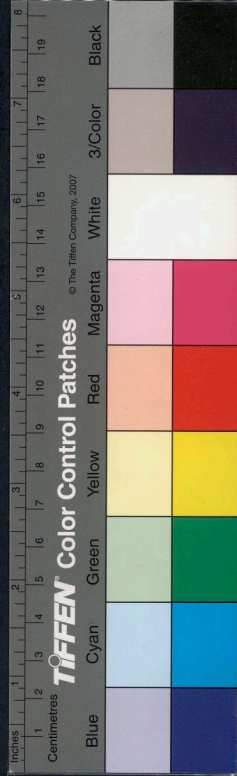
方陣圖



八門開分四正四奇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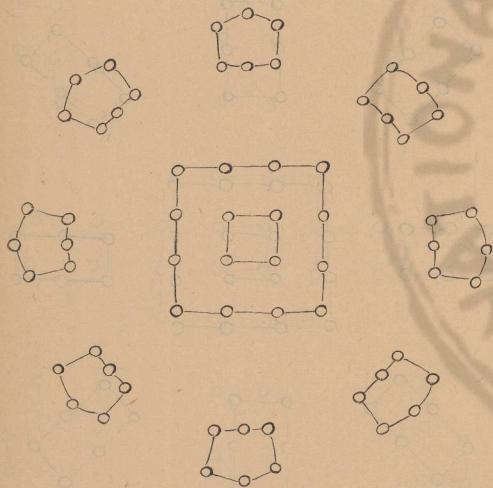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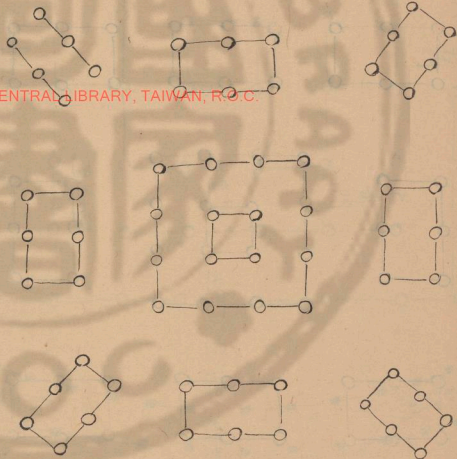


圖陣圖

圖陣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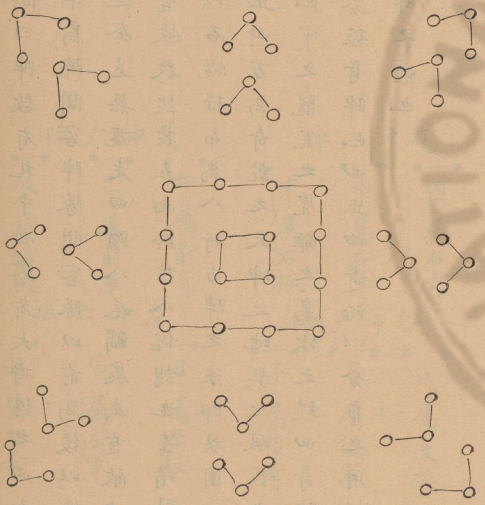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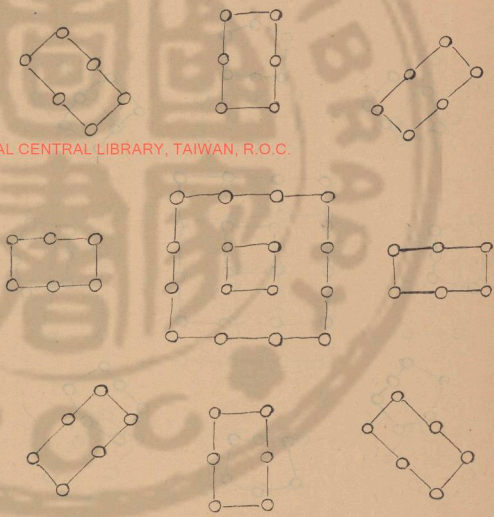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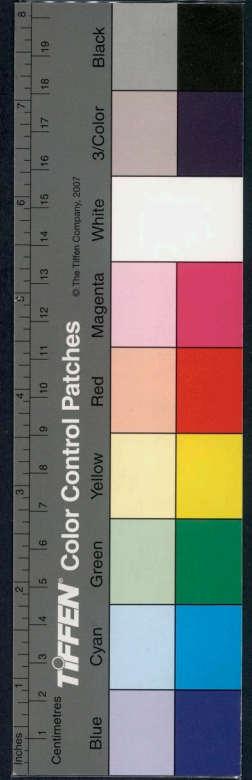
銳陣圖



直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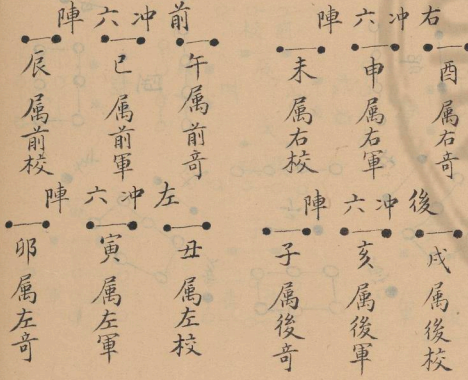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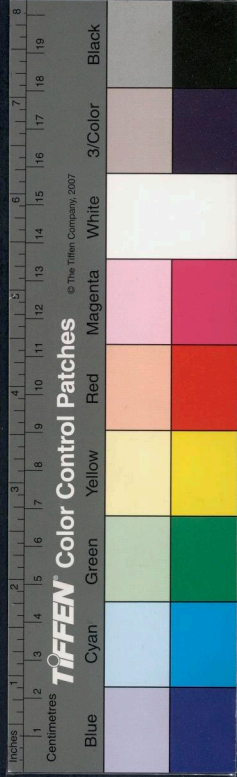


遊騎四十二陣各屬陣圖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  
 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  
 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回頭八尾觸處為首敵冲其  
 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  
 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與圓也○  
 四維為正四方為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  
 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  
 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  
 所以立陣之體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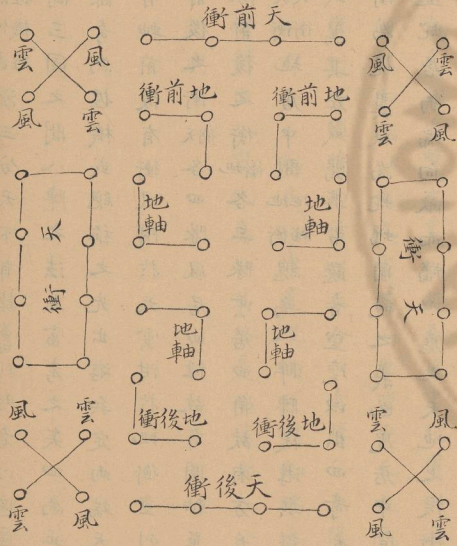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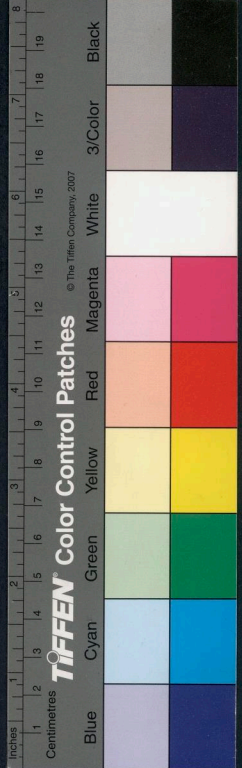


正義分配瞿塘八陣圖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寇其體方後進騎二十四寇  
 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為四衝衝各六陣  
 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  
 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  
 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為兩行寄於  
 六十四寇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為殿後之兵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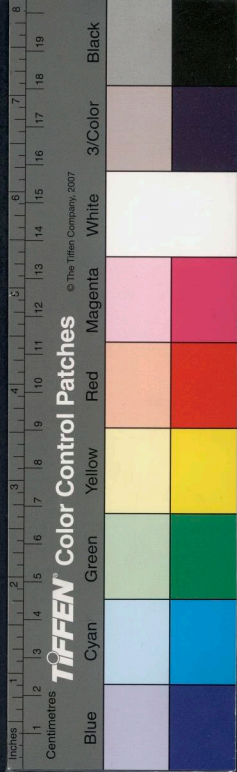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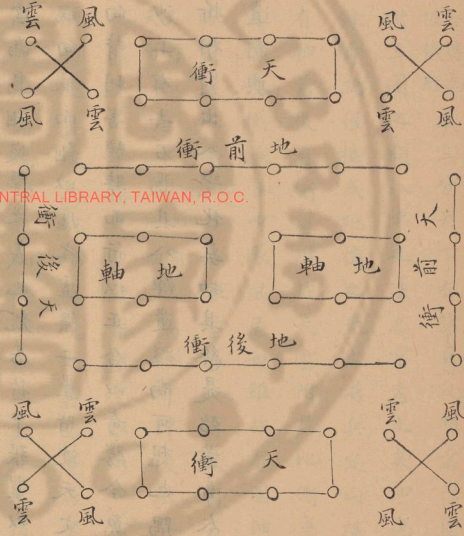
正義俗傳為握機經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  
蜀爭衡三國之間八陣之法亦當考之矣四為正四  
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端天有  
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衡重列各  
四隊前後之衝衝天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  
各三隊前後之衝衝地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  
兩端天衝地居中間地軸總為八陣陣後游兵從背  
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奇天地  
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  
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

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  
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  
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  
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鉤  
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  
仲之遺制典





通鑑分配瞿塘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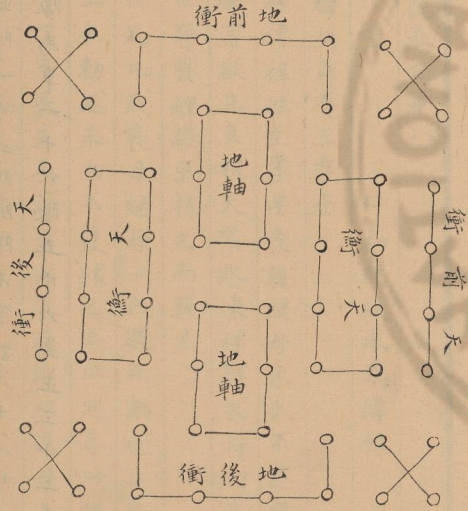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游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游兵天地之前衝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





張燁分配曜塘八陣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  
 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  
 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  
 有輕重之權陰陽剛柔之節彼必有虛實之地主客  
 有先後之數





群書索隱卷之十八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剖魚得魚有三孝子

晉書王祥傳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詣  
之母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又王延傳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卜氏嘗  
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泫叩凌  
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  
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焯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  
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為正三十二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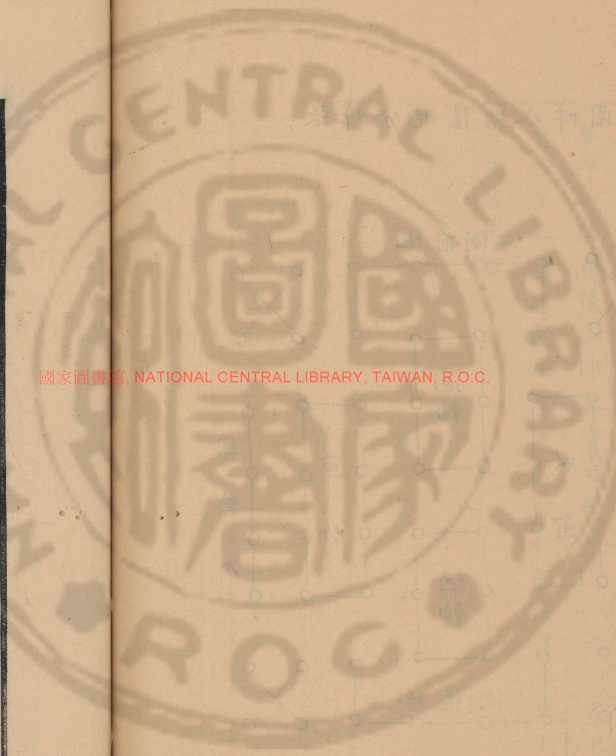


群書索隱卷之十八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剖魚得魚有三孝子

晉書王祥傳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詣  
之母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又王延傳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卜氏嘗  
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泔叩凌  
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  
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焯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  
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為正三十二為奇





宋史查道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

世人多言王祥臥冰天冰堅平不可割豈身之煖氣

所能解耶王祥祥雖愚孝必不至此閱晉書乃知是割字

好鷗好靖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

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

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呂覽海上之人有好靖者每居海上靖之至者百數

左右前後盡靖也其父告之曰聞靖皆從汝居取而  
來吾將玩之明日至海上而靖無至者矣

二事相類而呂覽所載世人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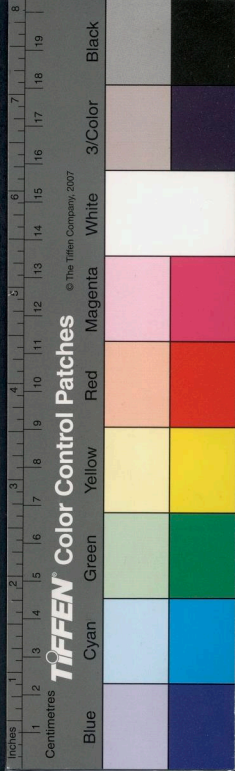
吳宗出董生

吳志注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筍尚未生宗入竹林  
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致

晉書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  
一旬矣劉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

澤中慟哭曰殷罪蒙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  
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頭按手三枕恐不  
良是上孝不臣  
恬安不足信



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

懸榻

後漢書徐穉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孟平臨濟人按此縣榻有二事乃世人多知徐孺

子而不及周孟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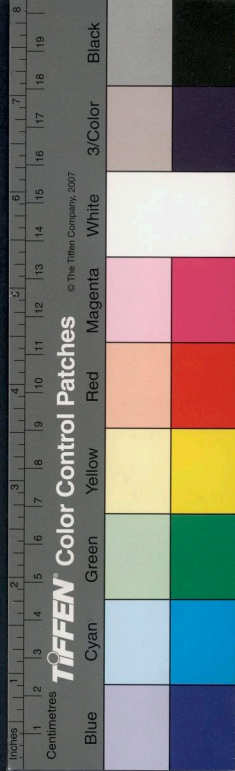
投筆棄飯

後漢書班超家貧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西京雜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飯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杯中蛇影

風俗通義云予之祖父郴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





而疾於是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泚漆畫作蛇廣意林  
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  
見不答曰所見如初乃廣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  
痾頓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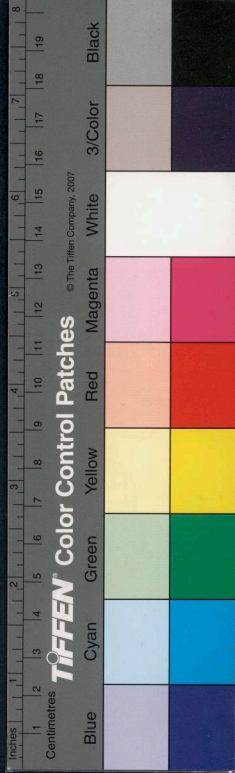
董仲舒李膺

齊武帝子巴東王子響要直閣將軍董蠻同行帝為  
易名仲舒因戲曰今仲舒何如昔仲舒對曰昔日仲  
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  
遠矣梁武帝子西昌侯藻遣人李膺奉使入都帝戲  
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曰今勝問之曰昔事桓靈

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  
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腹胸痛切妨損飲食  
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關  
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  
久願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董  
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  
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  
歷四郡有威名焉

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問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  
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大為擊節

為爾寂寂

晉桓溫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齊王融年三十急欲為公輔嘗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溫尋卒融亦被殺

輸直百萬

宋顏師伯與孝武標浦孝武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急取子欽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韋叡與曹景宗檮蒲景宗擲得雉叡次得盧遽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輸直百萬

王弼劉蘭

晉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履聲見一人入閣中自稱鄭<sup>元</sup>數弼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也弼惡之俄病卒

魏劉蘭排毀董仲舒忽有人葛巾野服直入蘭讀書處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苦相排毀義理短長竟誰在而無禮見凌也今召卿往蘭尋卒

寒士不遜

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怒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





袁劉焉免寒士

謝超宗過褚淵送客墜水超宗大咲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嗔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

鳳毛

晉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宋謝鳳子超宗嘗作殷淑儀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

超宗殊有鳳毛

問奴婢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疆之慶之曰畊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謀之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魏邢巒不欲圍鍾離魏主詰之巒對曰畊則問奴織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

點書背旁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隋高帝祖與漢王諒約凡璽書徵召敕傍別加一點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敕字無點遂不至發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反

檀道濟賀若敦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運道：濟夜聚沙覆之米唱籌量之魏謀以為糧也因殺告者道濟全軍而返

周賀若敦伐陳侯瑄以舟師斷其糧援敦聚土營內以米覆之集諸營軍士各持囊詣官司若請給者陳人信之全軍而返

古人風

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

君古人之服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

梁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杲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贈卿古人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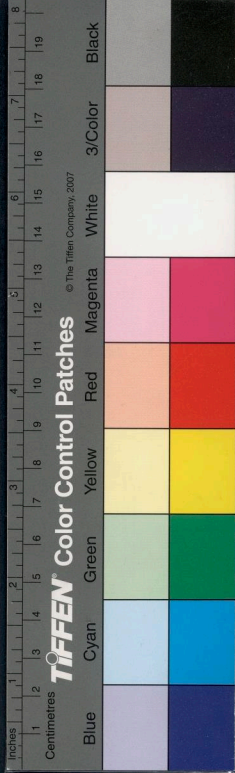
太傑

楊雄草太玄經楊泉亦草太玄經見馬意林

瘞子

前有神巨視後有世通南親史傳

和香方禽獸決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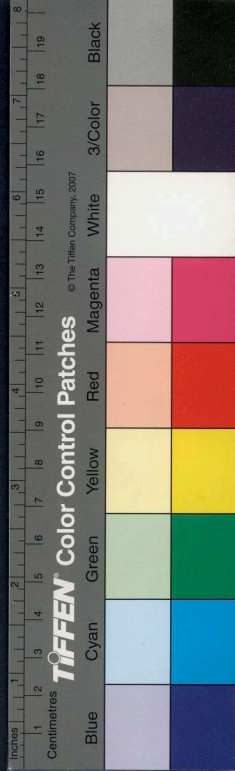
宋范曄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蘂虛燥詹黏<sup>粘</sup>甘松蘂合安息鬱金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于馨烈乃當彌增于尤疾也所言甚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度仲文零蘂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蘂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自况下彬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騫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狼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

謂呂文度

范元琰郭平原

齊范元琰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慚一御無復草竊

郭平原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平原過之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





解叔謙藤曇恭

齊解叔謙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  
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求訪至宜都見山中一老公  
伐木問之荅曰丁公藤也叔謙便拜伏流涕此公愴

然授以四段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

藤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產所不產  
曇恭街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告桑門  
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  
門莫知所在

曾子

藤曇恭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藤曾子又同時宗  
元卿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曾子又蔡曇智鄉里號  
為蔡曾子

舌不朽

后魏范陽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殮隄  
下後改莖骸骨並朽惟舌舌不壞

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

尸巖下餘骸並枯惟舌不朽

再生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





金環東鄰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  
所乃驗祐前身東鄰子也

向靖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  
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年四歲謂母曰  
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  
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告靖：曰先刀子猶在否母曰  
在母曰可更取數刀子合置一處試之女見大喜即  
取先者

前進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不三四歲能知前  
生事父母先有一子纔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

無何失足墜井而卒父母憐念悲涕不勝後乃生澹  
澹一旦語父母曰先有銀胡蘆子并漆球香囊等  
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得之父母知澹  
乃前子也憐惜過於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  
舉翰林范學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

太平廣記

再生

晉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持婢葬  
於墓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  
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蘊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  
生子





義熙四年琅邪人陳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塚前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為我報家某日已暮耳方開土取之疆疆如常

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年嫁之生子

漢末關中大亂有葬前時漢時塚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後禮遂死焉

漢末發友明塚奴猶活友明霍光女翬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

書淫

晉書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梁劉峻從柔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劉穆之劉炫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





隋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遺失

二陸俱見王弼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值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無以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姬曰山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冢冢墓耳機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墻院整峻雲時飢乏因而請前見一年少二十餘風姿可嘉論叙平生不異

於人尋其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比至冢已經三日二事俱出異苑不應陸氏弟兄同時見鬼當是一事記者訛作二人

董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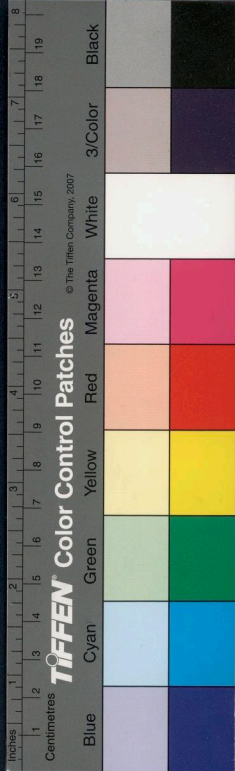
晉平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元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傍執板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

黃長睿號書之董狐

張華

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





鍾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  
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盆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  
張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  
相應可鑄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荅即不復鳴按  
此必一事記者譌而二之

諸葛恪張華

吳東陽樵夫人入妾遇大龜作人言因縛之獻孫權  
龜路與老妾共語既至權命烹之焚柴萬車如故諸  
葛<sup>恪</sup>曰當以老妾煮之如言立爛又張華斑狸事狸亦  
與華表共語雷煥識之遂得狸本形

巨靈

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名巨靈見朔日王母種桃三  
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偷之而洞冥記：一女人愛幸  
於帝名巨靈常出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二  
巨靈一男子一<sup>女</sup>人<sup>四</sup>圖<sup>四</sup>

日試萬言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自舉日試萬言詔中書省  
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  
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  
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





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常丞直廣  
文館時號張萬言右見唐語林又唐詩紀事長沙王  
璘詞學富瞻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使辭璘  
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  
河賦三千字復為鳥散花落詩二十首授筆而就  
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回颼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  
取但將紙來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未亭午已  
七千餘言時路嵩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  
嵩大怒亟奏廢言嵩科璘杖策歸放曠盃酒間恒自稱  
日試萬言王某云右唐二事絕類皆試萬言皆至七

千而止璘未亭午已就較張尤速迺張竟獲官而璘  
徒步當事者固有洪隘然亦孰非命也

李猫

李義府呼李猫李德柔亦呼李猫

見南唐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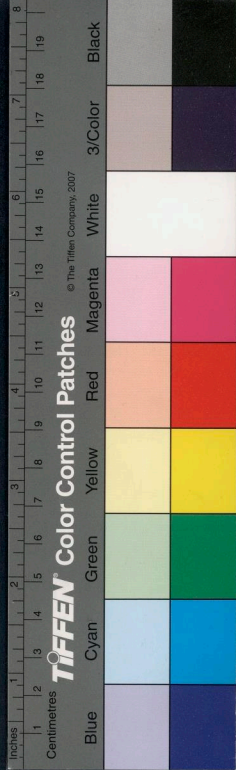
韓文公

韓文公有二一唐昌黎一南唐熙載

留犢

魏志時苗為壽春令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歲餘生  
一犢及去留其犢曰是淮南所生也

晉書羊祜傳祜無子以兄子篇奉祜嗣篇歷官清慎





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晉書王遜傳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  
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荆莊哀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  
培劫王而奪之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大勝  
晉而歸賞有功申公子培之弟請賞于軍旅曰臣兄  
之有功也於車下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  
出三月是以臣兄驚懼而爭之故伏罪而死王蒞平  
府而視之于故記果乃厚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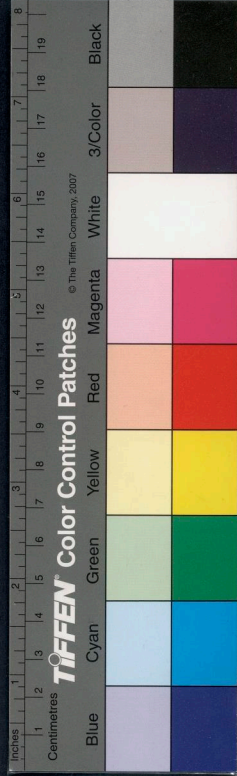
說苑志載此事作科雉

何子元餘冬結錄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  
有識之者楊升菴曰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  
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胡應麟云按楊說皆臆度未必然果爾則商羊即盤  
庚之羊孔雀即尼父之雀耶諸書皆秦漢人撰必自  
有此獸非者六朝唐人造作名義如銑溪玉格之類  
也予按二物皆三種異形鳥獸見音義故不三月必死若之升菴云則今之殺

豹文鼠

郭璞爾雅注題鼠之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

隨兕科雉者多矣能延至三年亦不死何耶





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  
鼠如豹文以問群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  
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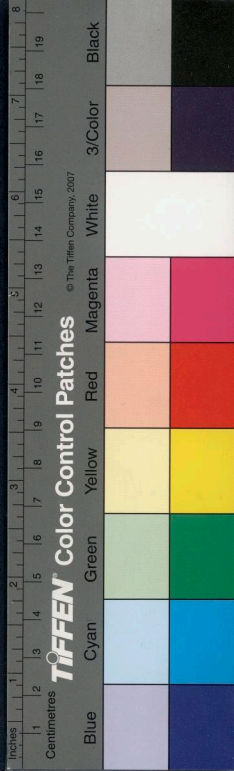
唐書盧若虛多才博物時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  
如拳職方辛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  
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皆驚

群書索隱卷之九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封建

儒者多言封建互相是非為復古之論則曰封建行  
而後可以臻至治為因時之論則曰封建行不惟不  
足以臻至治而必至大亂二者爭然苟平情而論之  
則封建之不可復行于後世也審矣蓋上古之世鴻  
荒初闢道里未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因山川自然  
之界域各相君長于其間譬之蠻疆徭峒或據一山  
或占一谷而稱雄自立者同一道也聖王因而封建





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  
鼠如豹文以問群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  
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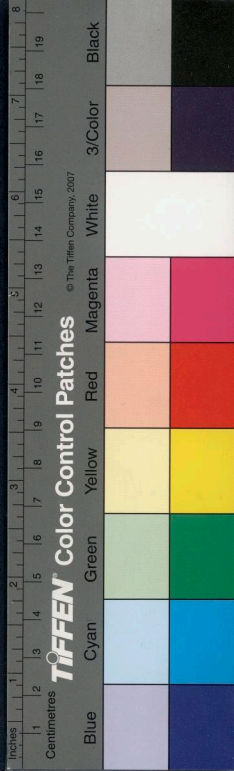
唐書盧若虛多才博物時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  
如拳職方辛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  
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皆驚

群書索隱卷之九

仁和趙殿成武韓輯

封建

儒者多言封建互相是非為復古之論則曰封建行  
而後可以臻至治為因時之論則曰封建行不惟不  
足以臻至治而必至大亂二者爭然苟平情而論之  
則封建之不可復行于後世也審矣蓋上古之世鴻  
荒初闢道里未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因山川自然  
之界域各相君長于其間譬之蠻疆徭峒或據一山  
或占一谷而稱雄自立者同一道也聖王因而封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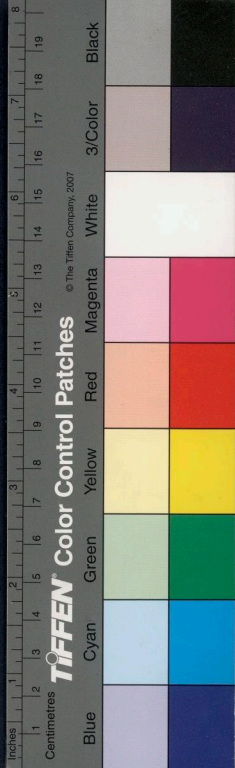




賢者世其子孫不肖者覆其宗祀而別為建立焉非有所作意于其間蓋時也勢也迨其後舟車既造道里既通則兼并亦遂起于其間陶唐之世美協和者萬邦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亦稱萬國至周武則存者千八百國而邑已降而春秋見于記傳者百有餘國下迄戰國又并而為七雄洎秦始皇出因而郡縣之非始皇之威力能郡縣之也亦時也勢也吾知堯舜生于斯世時其神化宜民之道亦必因其時其勢而郡縣之矣世徒以郡縣之建起自虎狼之秦而喋喋置喙于其間夫豈通論哉秦之政事無一足

為後王法而郡縣之設則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要而論之三代而上欲改封建而為郡縣聖人不能也三代而下欲改郡縣而為封建聖人不為也何也時也勢也其理一而已矣因取古今之論封建者彙為一帙後之君子合而觀之庶乎其不謬云  
曹同六代論云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君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極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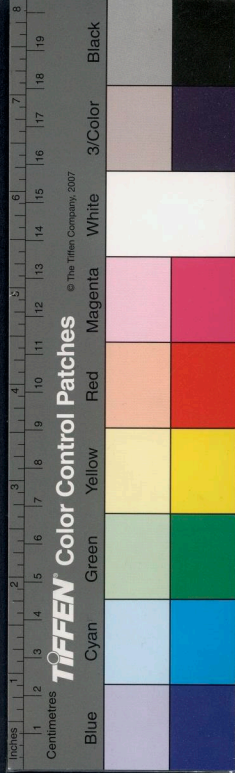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  
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  
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  
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  
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  
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  
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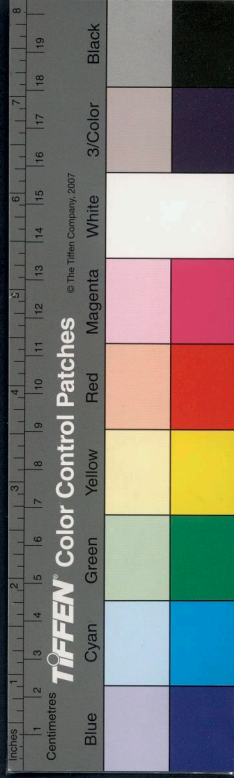
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以輕  
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  
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  
戮其宰王綱弛而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  
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迥  
宗姬姦情散於冒懷逆謀消於脅吻斯豈非信重親  
戚任用賢能枝葉頽茂本根賴之興自此之後轉相  
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豈乎  
敵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豈非相恤至於王報降為庶人猶





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思  
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劉氏非有也然高祖封建  
地逼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  
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  
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  
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徒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  
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  
後風北發高祖覺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  
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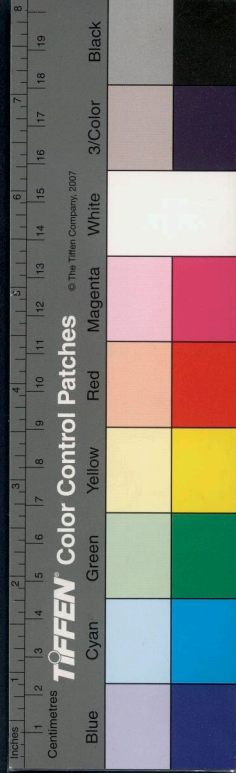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  
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閩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  
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  
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秦視周之契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  
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  
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  
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者為之  
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閩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十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諂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翬之

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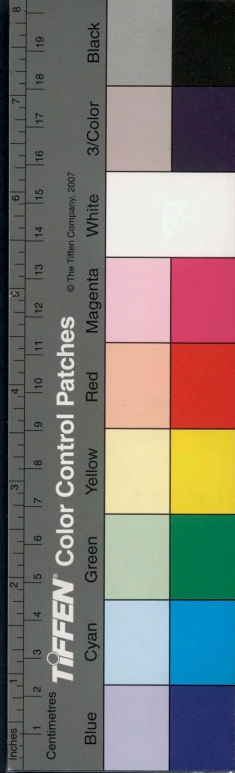




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  
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  
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  
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闇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  
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  
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  
為灰燼宮室變為莽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  
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耻王

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掃除  
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  
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  
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  
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室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  
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  
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  
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  
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  
衡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  
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  
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  
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  
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  
山林之中植於宮闈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

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  
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  
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  
傾危之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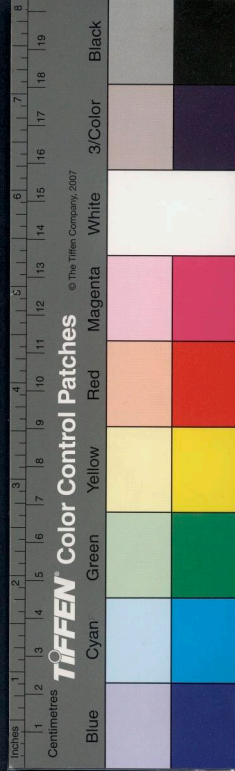
陸機五等諸侯論云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  
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  
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  
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





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  
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宜使  
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成之業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  
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  
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  
不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  
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  
則恩薦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食實萬國受  
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

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世治足以敷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  
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  
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  
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膺獲又三代所以直道四  
王所以隆業也夫盛衰隆敵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  
乎其人原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闕故世及之制  
敝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違自三季  
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  
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





章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前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  
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  
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  
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  
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  
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  
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  
亡亂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  
痛也周之不統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  
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袵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  
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闔閭勝  
虜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  
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  
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  
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  
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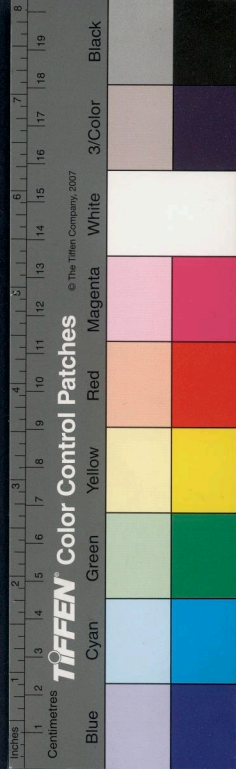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  
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  
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  
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  
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克斥卒有強臣專朝則  
天下風靡一夫繼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  
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  
鼎凶族據其天邑鉅聲震於閭宇鉅鑄流乎絳闕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  
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閭襲援而四

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  
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  
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  
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早勢爾故烈  
士扼腕終於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祭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  
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  
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  
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迷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之矣苟或棄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捐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衆皆我國民

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為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而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始可以一言蔽矣

貞觀十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李百藥非是上封建論以諫之太宗竟從其議論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遮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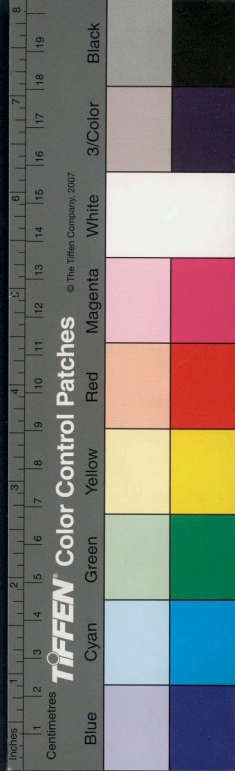




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邦國周氏以鑿夏殷  
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  
廢弛而枚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  
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  
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呼七廟隳圯  
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  
錄遠過興王之業運殷憂啟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  
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正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  
若其獄訟不歸着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  
之上齊七政非惟恃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

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  
天時政或盛衰有閔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  
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還避逼禋祀如  
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  
距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  
非啓誦借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閔子嬰之徒  
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勅與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  
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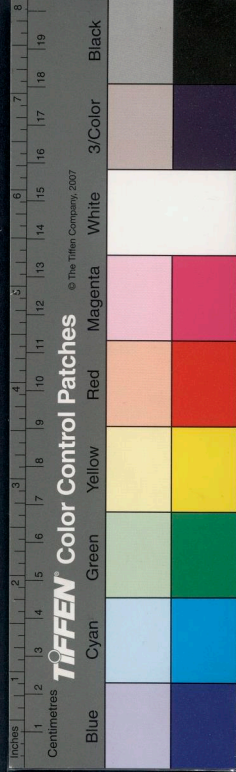




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  
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  
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刻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  
成音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  
素車無復藩籬之撥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  
既罹高貴之殃寧畢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  
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  
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倍國異政強凌弱衆暴  
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臺貽之役女子盡墜峭陵之  
師隻輪不返斯蓋累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

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  
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  
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  
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  
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者人必極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  
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  
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盍  
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舒衛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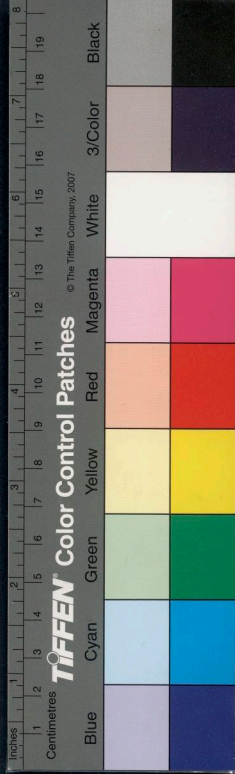




則父子聚塵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  
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  
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  
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  
剖符之重衣唯補褐南郡太守幣布裹身萊蕪縣長  
凝塵生飀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  
世及用賢之路斯庶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  
愚智之辯安可感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  
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雖咸秩遂周玉帛之君魯道  
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

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道可以一言蔽焉  
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  
稷於寰宇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  
物以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循舊制  
建萬國而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  
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韋况晋氏失馭宇縣崩離後  
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之以閩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  
學者尚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藝者盡干戈戰爭之心  
卑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淳之俗開皇在運因籍外家  
驅御群英任雄雉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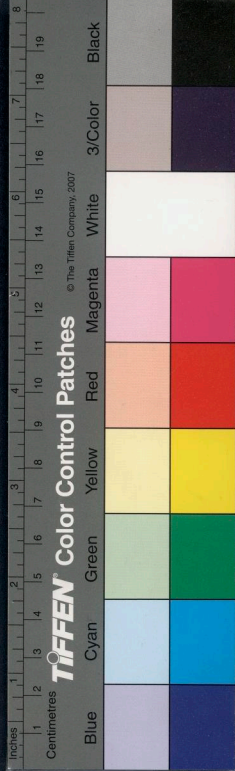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先王人物掃  
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雲兵威不息勞止未康  
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縈覈前王雖  
至道難名言象所絕畧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  
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  
德也每憲司譴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  
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  
泣辜也正色直言臣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藟芫常  
竟之求諫也弘獎名教敦勸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  
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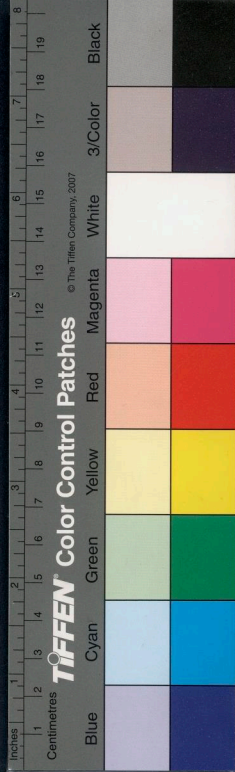
寢膳或違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  
抑子來之額不奈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凶  
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空聖情於憫勤加  
賑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撤奠奠  
言必悽動貌成臞瘦公且喜於重譯文命於其即序  
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勤  
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  
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  
智周於萬物道濟於普天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  
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緣及日晏必命





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  
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  
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  
間彌綸綸天壤而淳朴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已久  
難以卒變請待琢瑀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  
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  
晚焉易稱天地盈虛以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  
也

是時高周亦十疏疏臣入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籙  
藩部弗厭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  
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永守而與  
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  
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未  
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  
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  
也而樂厲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  
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  
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尸邑必有樹行  
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青藻  
先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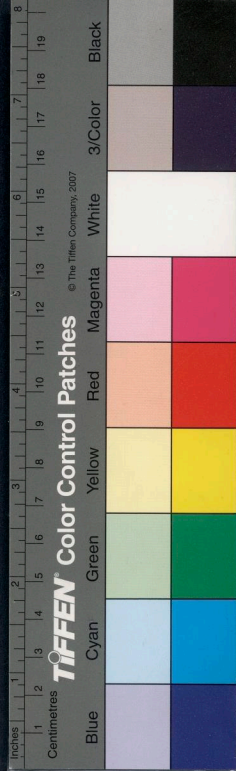


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李公緒五等論云蓋為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初於秦漢守令為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苞彼小違以擬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為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維持者也漢魚置郡縣離而任之所以兩代皆二百年自

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唯事任人不復任勢是故易代殺伐皆不求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世知其為人不如尊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弱也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國令復古制則不可也何者昔舜禹真九州然後揖讓契棄脩仁義三十三世下至湯武然後滅秦自非子襄穆蠶食諸侯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如此甚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為凡帝者必須天人感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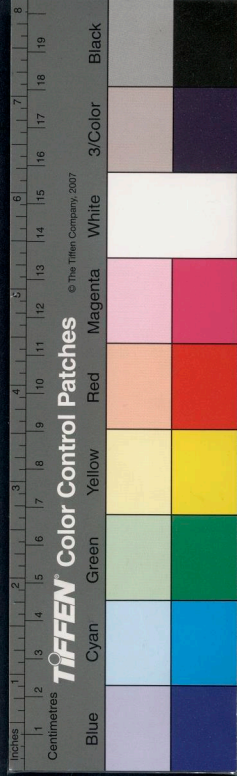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所不測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  
僥倖之心及漢祖起於布衣忽成大業古則承聖王  
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因父祖所資天地提三尺  
之劍而取天下夫鑄石者難為功摧朽者易為力其  
勢然也韓奕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  
者六七王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  
國又光武曹馬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  
一方逮晉之失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年跨  
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  
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迹不懲缺望之心死而無

悔其懷不遜之心意扶無君之心而日致湮滅者不  
可勝紀今若借之以成國假之以勢權則人欲帝王  
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朝士外戚亦不至千人  
矣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置數百千國便力強  
起於驕奢違度之則反漢氏之功可為殷鑒若盡建  
諸侯興滅繼絕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  
臣無置之地如此則疎遠者據強國親勳者無尺土  
此周之所以衰自漢以來海內士子官京師編名天  
朝耻為藩職今一旦令皆皇闕趨外邦為諸侯陪臣  
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





主是所謂時移世異萬國雖賢不可復建設使黃帝  
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  
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  
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  
之興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  
天朝之威制其越逸子弟之力足為扞屏選其賢者  
能者入為公卿出為侯伯此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  
為也然則骨肉世疎亦不可久今強盛宜法主父推  
恩分封漸次黜之而受封之君輒屬州牧不可繼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兄每封世建號使親者恒強疎者稍弱其王侯無  
子弟親者以君之則朝廷有恃維城有固此萬世之  
利也

李谿反五等六代論云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  
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代亡亦言周  
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  
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  
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萬邦  
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早猶保名位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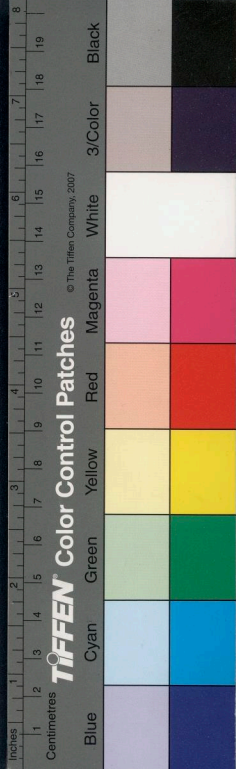




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已思制鄰縣之長進  
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  
以養名故為利圖物以為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  
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  
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據伐苟欲求霸  
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詠志  
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  
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所謂為已思治  
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  
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強陵弱眾寡寡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已思制鄰縣之長進  
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  
以養名故為利圖物以為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  
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  
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據伐苟欲求霸  
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詠志  
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  
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所謂為已思治  
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  
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強陵弱眾寡寡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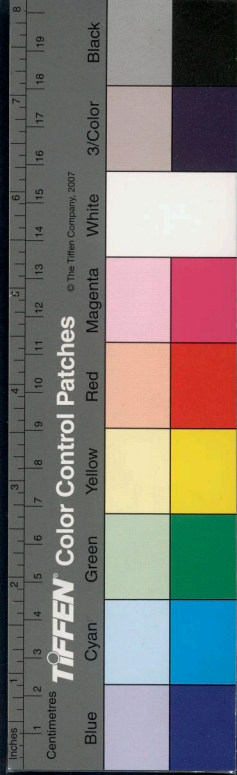




而為九井而為七是豈非古制耶故知雖少其力猶  
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侯  
之士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為大小於身又烏  
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皆得  
擅權獨斷自有卿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  
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  
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七  
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  
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  
遷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

以蒲家國之急則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  
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謀夷宗族西  
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  
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  
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  
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  
法立郡縣可制之符以矯周枉威靈不假於臣下及  
刑戮強兵耶則必脩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  
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  
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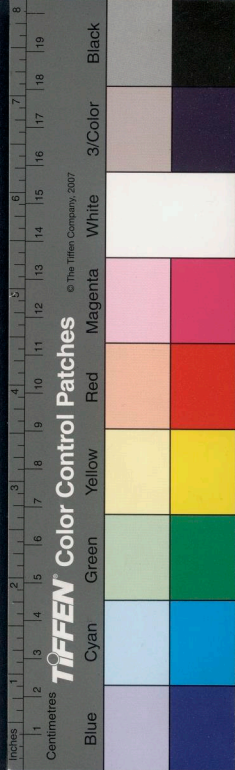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又且秦京師之法  
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  
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  
書如此者寔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  
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  
法已萬變豈所以為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  
所謂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  
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為患也昔漢有  
吳楚七國之患元者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  
引賈誼之言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

使臂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  
衛亦謂漢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為過正之災  
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千八百國戴記分天  
下為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為編小以極矣其卒也  
強不一一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  
此則可應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  
氏土崩之釁乎  
柳宗元封建論云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





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  
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  
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  
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麋豕  
狃狃人不能搏罽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  
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  
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  
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  
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  
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分長又就而聽命焉以

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  
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  
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  
故有里胥而後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  
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  
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  
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祇分之設五等邦群后  
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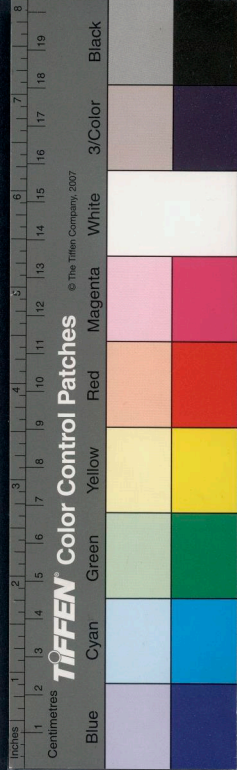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彘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  
覲者歷于宣王扶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  
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  
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  
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垂盪無君君之心余  
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  
侯之盛強木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  
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  
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  
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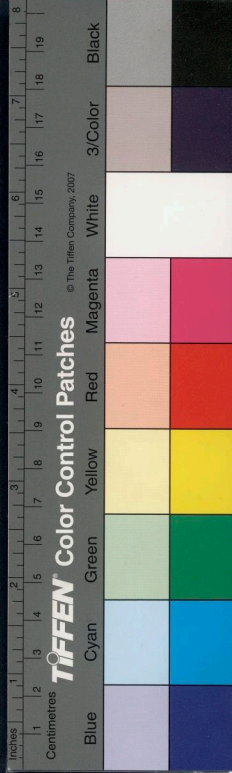
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  
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鉏耜誦  
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  
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  
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  
失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  
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  
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  
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  
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





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草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遷其倍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少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遺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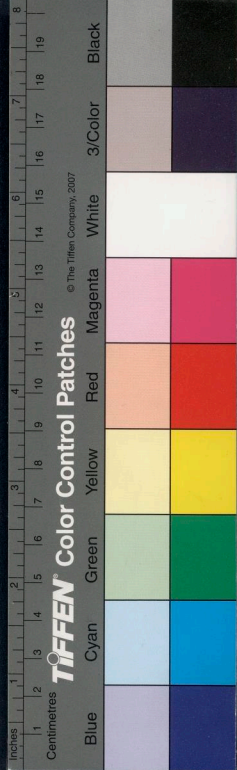
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補而遷之勒兵而戛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繼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





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建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夏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

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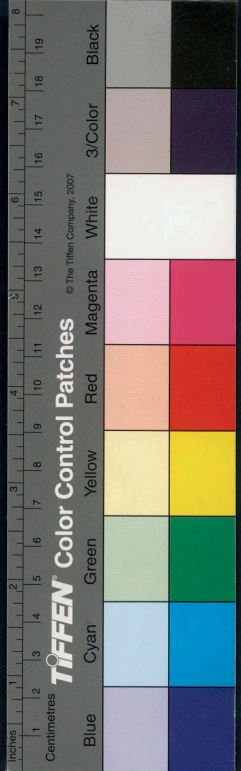


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朱子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弊之者亦失之太過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

勢非不得已之勢也。又曰封建柳子厚亦說得是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又曰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又曰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只千八百國此時諸侯國已自大了到得周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子產說大國多蕪歎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又曰秦既鑿封建之弊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  
過制實誼已處其害晁錯遂一削一番主父偃遂以  
誣之詭施之武帝諸侯主東管削弱矣。又曰今人  
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  
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  
未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  
下與我我便與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至少間封自  
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通。  
又曰封建亦難行使膏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  
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

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  
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  
梁使然

楊升菴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囿陸機劉頌魏徵李百  
藥顏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  
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捨  
其遺而裨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  
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  
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  
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

八





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  
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  
餘尚多有之而戴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  
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  
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  
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有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  
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馬在乎夾輔  
馬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  
地民如草管烏在其為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  
為述職之制曰一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為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  
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朝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  
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  
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  
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  
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為太子  
而世其君天王用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  
之制殆為虛設九伐之典亦是猶文則封建非聖人  
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初復子折  
之曰欲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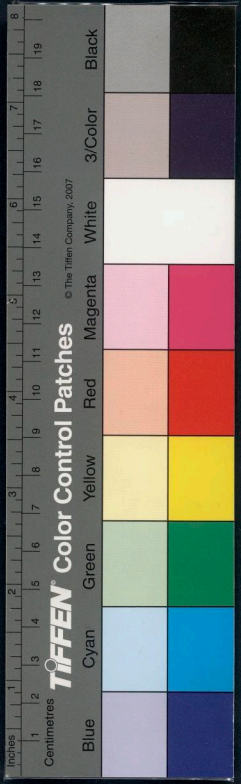


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  
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蓋子論為  
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  
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  
宜

杜氏通典曰法古者多封國之制魏曹元首六代論  
晉陸衡五等論皆  
言封建是今者賢郡縣之理貞觀中朝議封建李伯  
業盛陳不可馬周繼言  
止之遂雖備微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  
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萬國成則肇於軒后方有可  
稱不應創擇萬人首令分宰蓋因其豪而伏眾即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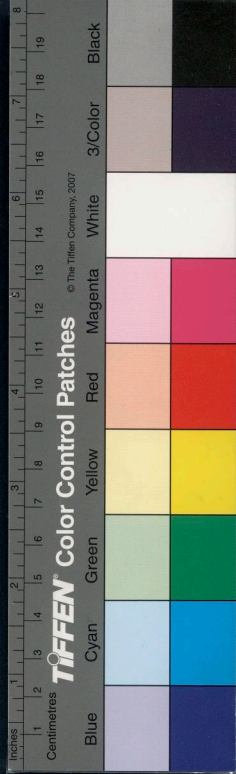
地而名國或循治法舊政簡朴不傳或墳籍散亡建茲  
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教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  
氏六百年間又損千二百矣爰及周報八百餘祀離  
為十二合為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百  
并萬而為一眾暴寡且無虛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  
尋干戈擠人塗炭秦觀其弊不復建侯纔及嗣君天  
下怨潰漢祖矯枉並建勳親旋則韓彭蒞醢續有吳  
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分人為差但食租稅王  
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弱勢同編吐光武遠  
懲大封優全勞奮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





郡不殊中有偽新乃如羿浞雖無塗山萬國享祚倅  
於夏氏曹魏翦翦藩戚未幾覆亡晉室分兵八王  
致亂尤速晉以魏未幾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謂矯枉過當  
其敗愈速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自茲以還建  
侯日削欲行古道孰莫能遵天生烝民樹君司牧人  
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得則安所  
致寡則危所由漢陸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  
莫儔若以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  
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誠宜政  
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

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  
可知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為患之  
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磐石之固其末有  
下堂中肩之奪遠則萬國屠滅近則鼎峙戰爭所謂  
其患也長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  
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于國初戡定之勲易集所  
謂其患也短自秦二世元年陳勝首起兵亂至漢高  
年海內兵起至光武建武十二年平公孫述凡十三  
年而甲兵戢自隋文大業十一年已有群盜起至國  
家武德七年凡息豈非已然之證歟夫君尊則理安臣  
強則亂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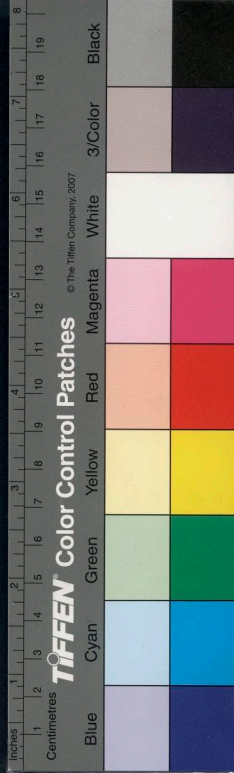




者以秦祿促遂爾歸非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閻  
左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  
昔建侯多舊國也周立藩屏唯數十馬餘皆先封不  
廢其爵楚滅六蓼魯滅文仲嘆曰鼻繇庭堅不祀忽  
諸按鼻繇庭堅生于唐虞之際封立國邑不  
庶殷周之時畧徵諒無擇其利遂建諸國懼其害不  
十二是法習也  
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矣自五帝至於三王  
相習建國之制當  
時未先知封建則理郡縣則亂而後人觀秦漢一家  
天下分置列郡有潰叛陵墓之禍便以為先王建萬  
國之慮乃將後事以酌前旨豈非強為之說乎  
覽曹陸著論誠謂文高理明不本為人樹君不稽烝  
此損益觀李馬陳諫乃稱實數素定不在法度得失

不聞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詳斯之謂矣但立制可  
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幹強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  
遠為理之道其在茲乎

文獻通考封建考序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  
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  
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  
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  
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廣而夷考  
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  
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入自商而亳





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郇而幽自幽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秦伯之為吳鬻繹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sub>以</sub>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封內為已物上下之際均

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已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强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偏天





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勤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勤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勤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字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

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踈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與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人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暴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連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再傳之後主勢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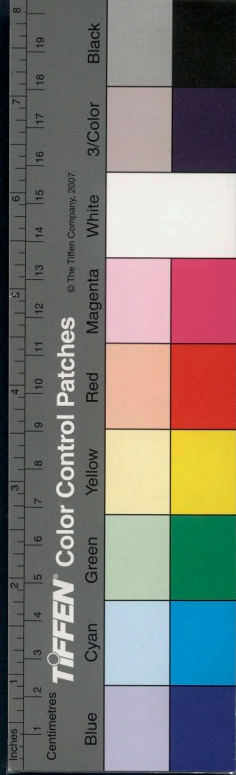


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

又曰秦既并天下丞相縮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  
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  
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  
元首則主縮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  
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  
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  
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  
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  
始篡弒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  
弱司馬氏父子即據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氏封國至  
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  
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  
皇子俱重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  
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織馬而運祚卒以  
不永梁武帝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為  
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  
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宋齊疎忌骨肉固  
以取亡而晉梁崇將宗藩亦不能拔亂於是封建之  
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縮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始篡弒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





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反理之評詭道之辯而  
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  
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  
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  
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析衷之曰封建郡  
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  
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  
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  
封建之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  
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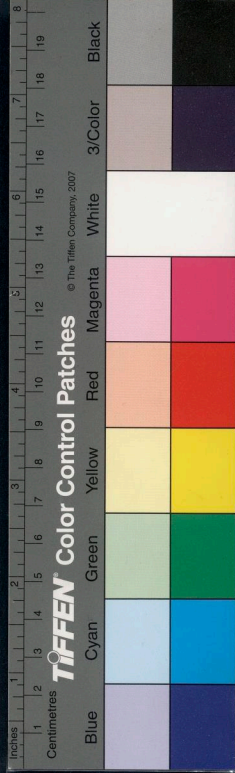
子巡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數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書之所載如坎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  
千王略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皋  
陶以修五刑五流之法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  
征卒之以舞干羽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  
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  
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岳十二牧所統之國  
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  
柳氏所謂群之分其爭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  
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





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  
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載有詢于衆庶以帝位  
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  
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  
賢且能者分治之遠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  
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  
以其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  
強其勢足以為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之相  
使以為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  
時封建所以無敝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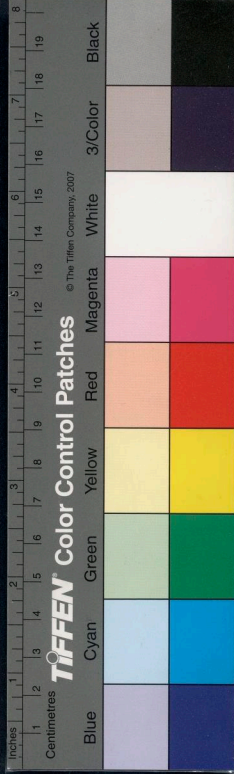
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  
網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  
故封建之敝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  
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  
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  
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  
已義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  
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  
以定其罪矣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  
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





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職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毋之謂也夫有扈義和之罪雖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諸侯怠慢流湏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強非文誥刑禁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甲兵而擅

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群后雖曰親賢並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於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福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至於桀紂之暴猶足以制海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即有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責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鬯而因以敝之而李斯之說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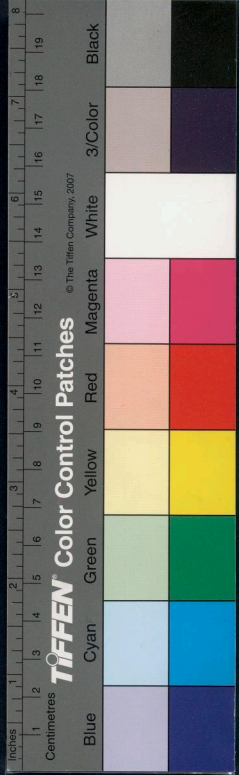


也然則其效可覩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  
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  
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  
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矯虔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  
之蕪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肯之心而後可  
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  
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  
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敝之  
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  
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刃劇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

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頌妄議其私天  
下而以為劣於唐虞何哉曰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  
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  
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  
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  
畔或疑起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載  
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  
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為大同大  
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







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  
 以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  
 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矣萬章曰人有  
 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而孟子累數  
 百言辯之以為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  
 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  
 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禹傳啓故啓立而不服遂  
 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或曰子謂唐虞以前諸侯  
 無戰爭侵奪之事然則涿  
 鹿阪泉非與既取其事列於封建之前則與此論自  
 為抵牾矣曰黃帝紀乃太史公取傳記百家之言孔  
 子定書斷自唐虞三皇之事若亡若存存傳記所斷  
 始採之以廣異聞耳至於立論當以六經所取為斷

五

書  
 將第六抄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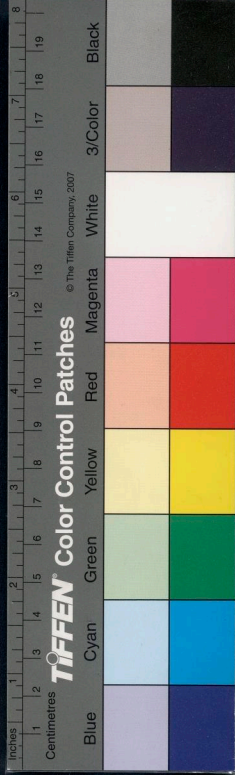
又云貞觀二年太宗以宇內晏清思以致理謂公卿  
 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固其理如何尚書右僕  
 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  
 不封建諸侯以為盤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  
 世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  
 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議永封列土  
 之制禮部侍郎李伯藥論上封事中書侍郎顏師古論  
 封建表曰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特降明勅博問  
 卿士議欲封建既合事宜實惟理要然而議不一各  
 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為封



國庶姓群官皆錫茅社或云凋弊之後人稀土廣封建之事著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不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盡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分命諸子各就封之為置官僚皆一者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虞特進魏徵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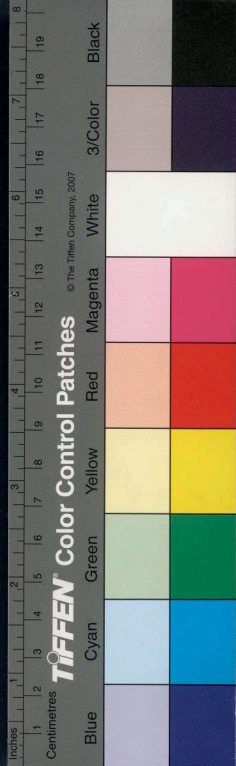
國不秦齊桓有名陵之舉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扞若困圍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叅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即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缺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





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若並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白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明時時可未可理資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惟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sup>諸</sup>郡<sup>諸</sup>縣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則無黜免臣竊惟陛下封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

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後使其為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而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而子文之理尤在正欲留之而桀厲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輪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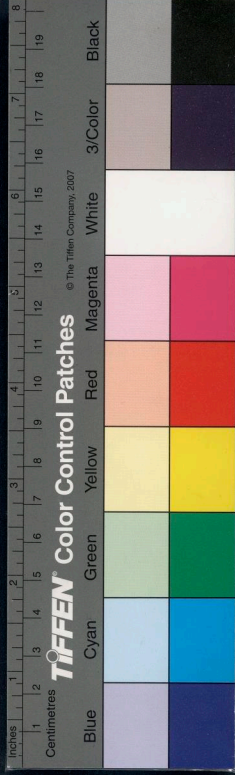


祿也

東坡志林云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  
 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  
 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  
 疎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  
 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鬼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藍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  
 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君興諸侯無罪不可  
 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  
 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  
 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  
 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  
 氏為成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  
 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  
 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  
 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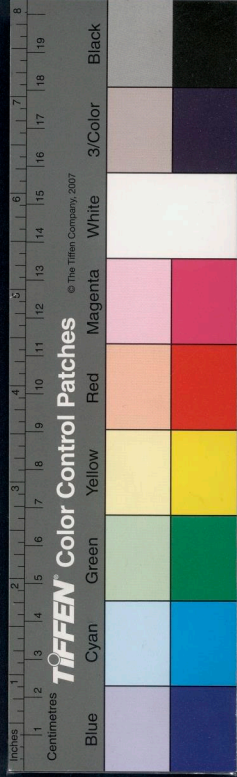


以為不可也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也  
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  
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幸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  
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  
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  
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  
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  
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  
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

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  
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  
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皆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  
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  
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  
萬世法也

晉書劉頌上疏其略曰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

建戚屬成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  
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  
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懃德何





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  
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割輕  
庸蜀險絕此故變轍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  
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  
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  
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  
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  
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  
任文武竝叙士卒百俊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  
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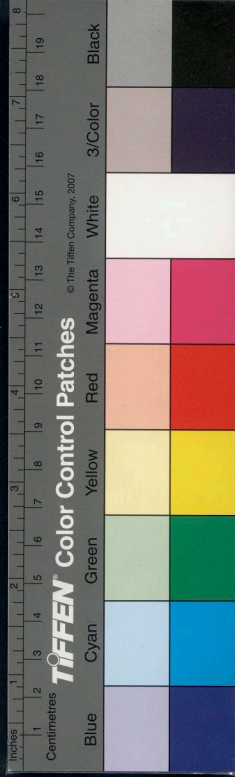
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  
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  
須皇子長乃遣居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  
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倘  
有足採以泰成制故皆并列奉事夫聖不世及後嗣  
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  
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  
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邗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  
終始之契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  
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





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  
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  
難詳至於三代則竝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  
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  
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  
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雍而用之前後  
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適制度  
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  
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七國  
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揖之卒與其難自是之後威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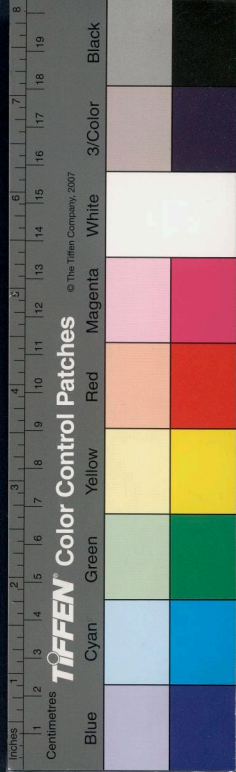
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  
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  
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園閉  
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  
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  
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  
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  
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為臣妾四  
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  
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岳長世於無





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  
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  
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共固天理之常也物  
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閭君在位則重臣  
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  
國統而立斷者也無成敗相及邪正相背其故何也  
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  
之弁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  
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  
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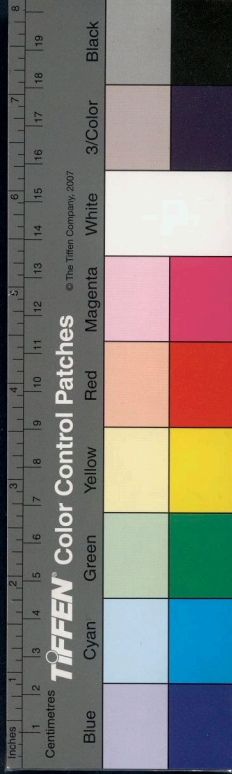
國根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  
重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易疑衆疑難以  
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見既尊藩  
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  
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  
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  
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無忠慢同於  
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  
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  
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





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亟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為然齊豈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侯玉裂土皆兼於古

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制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遵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將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以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





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如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遞天下都滿已滿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踈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上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

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殷帛貨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預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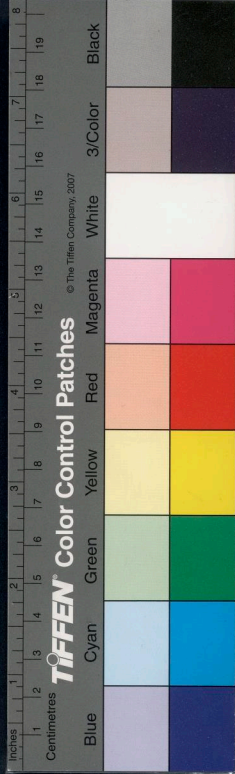




與王者竝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  
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  
違其故何耶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  
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  
放殷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諫放則羣后  
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  
無亡國天子秉之理勢自安與周室所以長在也漢  
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  
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國國下無國國天  
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及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庶  
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  
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  
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却寬其檢且建侯之  
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王  
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  
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  
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回維之也臣之愚  
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  
可以無遺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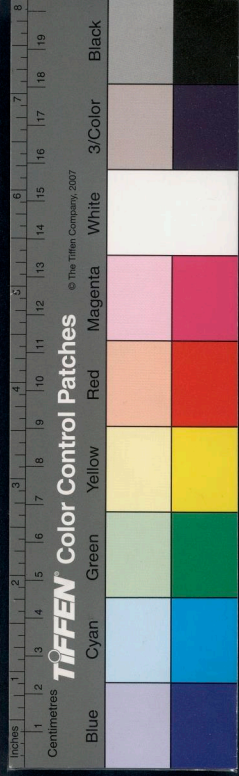




又獻迎考去貞觀十一年詔曰設官司以制海內  
 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理崇其  
 賢戚志在於無疆者也今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  
 舊制共理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矣已有詔書存其  
 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列荆州  
 都督荆王元景等或地居且奠風聞詩禮或望乃聞  
 平早稱才藝並爵亭上字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  
 於造次風政之譽克著於朞月宜冠藩垣昨以休命  
 其所署刺史咸令子孫世世承襲十一年又以司空  
 長孫無忌為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玄齡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凡十四人詔曰周武  
 定業胙茅土於子孫漢高受命誓帶劔於功臣豈止  
 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  
 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  
 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代及  
 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即令子孫  
 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餘餘官食邑並如故  
 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  
 出怨言以激上怒曰臣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  
 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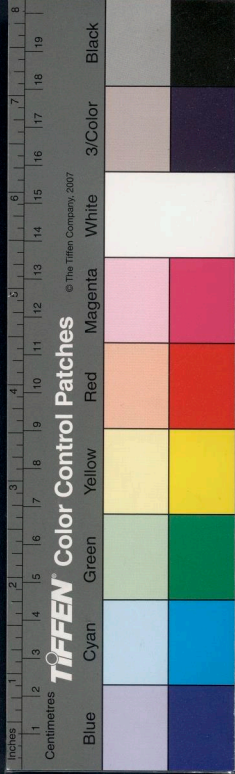




謂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義也意欲公之枝  
葉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永久情在豈耳而公等  
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太  
子左庶子于志寧以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  
爭之竟從志寧議。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國  
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  
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  
群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  
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見三代之治  
以為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為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

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  
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  
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  
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有德有功者  
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  
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  
仲君蔡邦雖仇讐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  
叔無官雖同氣不怒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勤  
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勤滅異姓王  
而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勤滅疏屬劉氏王而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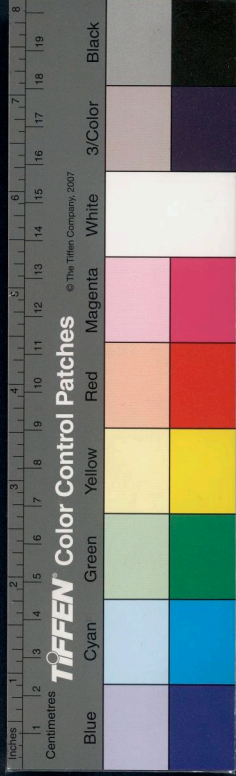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澤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壅其國而隕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心而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網紀未嘗一日隳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為之分限山澤蓋實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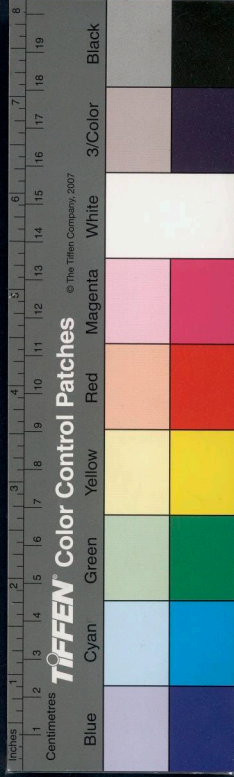
農五岳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於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誦徒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缺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姪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不皆可





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團結之以恩義繩律之以法  
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而晋是也尅核者則過於  
猜防曹魏是也而晋魏皆緣是以是豈封建誤之  
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為禍  
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當時量已固自不  
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  
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為  
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  
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  
錯處則漢初已嘗如堦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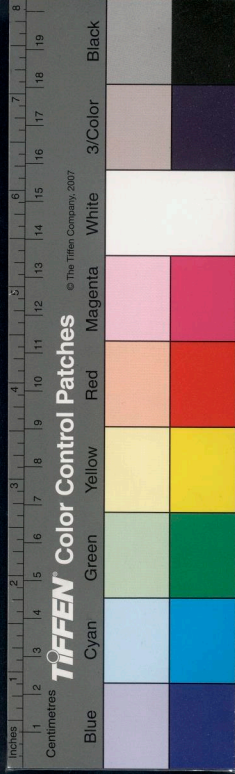
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為郡縣  
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  
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而為二承流宣化而實  
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  
者王侯也全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  
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  
犯上作亂初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  
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晉魏以  
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  
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





畏識以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于君中則不利于臣下則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以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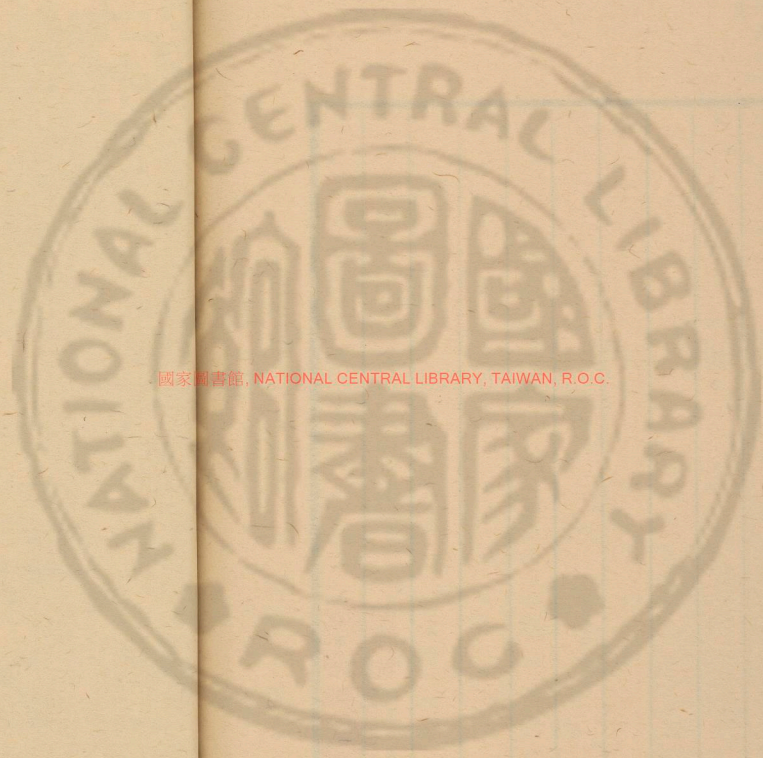
蒼梧建勳丹陽等郡封其臣為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為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各有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合盡捐以予之地既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居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為封戶者甚于征行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為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